

北齊書

一

自卷十一
至卷十一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6

1

10

15

20

25

30

35

文庫 11
D 276
1

李百藥北齊書凡五十篇總五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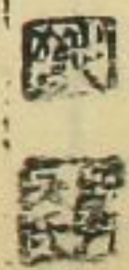
本紀八卷

列傳四十二卷

柳田泉文庫

010190559799

皇明崇禎十有一年歲在著雍攝提格夏五日琴川王氏歸



北齊書目錄

第一卷

神武上

本紀一

第二卷

神武下

本紀二

第三卷

文襄

本紀三

第四卷

文宣

本紀四

第五卷

廢帝

本紀五

第六卷

本紀六



孝昭

第七卷

本紀七

武成

第八卷

本紀八

後主

幼主

第九卷

列傳四

神武皇后

文襄元后

文宣李后

孝昭元后

武成胡后

後主斛律后

胡后

第十卷

列傳二

高祖十三王

永安簡平王浚

平明靖翼王淹

彭城景思王浹

上党剛肅王渙

襄城景王洸

任城王湝

高陽康穆王湜

博陵王簡王濟

華山王凝

馬湖王潤

漢陽敬懷王洽

第十一卷

列傳三

文襄六王

河南康舒王孝瑜

廣寧王孝珩

河間王孝琬

蘭陵武王孝瓘

安德王延宗

漁陽王紹信

第十二卷

傳四

文宣四王

太原王紹德

范陽王紹義

西河王紹仁

隴西王紹廉

孝昭六王

樂陵王百年

始平王彥德

城陽王彥基

定陽王彥康

汝南王彥忠

汝南王彥理

武城王仁

南陽王綽

琅邪王儼

齊安王廓

北平王貞

高平王仁英

淮南王仁光

西河王仁幾

樂平王仁崑

潁川王仁儉

安陽王仁雅

丹陽王仁直

東海王仁謙

第十三卷

列傳五

趙郡王琛子獻

清河王岳子勳

第十四卷

列傳六

廣平公盛

陽州公永樂子

襄樂王顯國

上洛王思宗子

奉秦王歸彥

武興王普

長樂太守靈山 危世

第十五卷 列傳七

竇泰

尉景

婁昭 子遠

庫狄干 子士文

韓軌

潘樂

第十六卷 列傳八

段榮 子靜

第十七卷 列傳九

斛律金 子光

第十八卷 列傳十

孫騰

高隆之

司馬子如

第十九卷 列傳十一

賀拔允

蔡儁

韓賢

尉長命

王懷

劉貴

任延敬

莫多婁貸文

高市貴

庫狄迴洛

庫狄盛

薛孤延

張保洛

侯莫陳相

第二十卷

列傳十二

張瓊

斛律羨舉

堯雄

宋顯

王則

慕容紹宗

薛循義

叱利平

步大汗薩

慕容儼

第二十一卷

列傳十三

高乾

弟昂 弟季式

封隆之

子子繪

第二十二卷

列傳十四

李元忠

盧文偉

李義深

第二十三卷

列傳十五

魏蘭根

崔陵子騰

第二十四卷

列傳十六

孫季

陳元康

杜弼

第二十五卷

列傳十七

張纂

張亮

張耀

趙起

徐遠

王峻

王紘

第二十六卷

列傳十八

薛琬

敬顯儁

平鑿

第二十七卷

列傳十九

万侯普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韋子祭

第二十八卷

列傳二十

元坦

元斌

元孝友

元暉業

元弼

元韶

第二十九卷

列傳二十一

李渾

子湛 渾弟繪 族子公緒

李璵

弟璿 族弟曉

鄭述祖

子元德

第三十卷

列傳二十二

崔暹

子達舉

高德政

崔昂

第三十一卷

列傳二十三

王昕

弟勝

第三十二卷

列傳二十四

陸法和

王琳

第三十三卷

列傳二十五

蕭明

蕭祗

蕭退

蕭放

徐之才

第三十四卷

列傳二十六

楊愔

愔字獻

宋欽道

身願

第三十五卷

列傳二十七

裴讓之

弟諷之

諷之

皇甫和

李構

張宴之

陸卬

王松

劉

第三十六卷

列傳二十八

邢邵

第三十七卷

列傳二十九

魏收

第三十八卷

列傳三十

辛術

元文遙

趙彥深

第三十九卷

列傳三十一

崔季舒

祖珽

第四十卷

列傳三十二

尉瑾

馮子琮

赫連子悅

唐邕

白建

第四十一卷

列傳三十三

暴顯

皮景和

鮮于世榮

綦連猛

元景安

獨孤承業

傅伏

高保寧

第四十二卷

列傳三十四

陽斐

盧潛

崔劼

盧叔武

陽休之

袁聿修

第四十三卷

列傳三十五

李稚廉

封述

許惇

羊烈

源彪

第四十四卷

列傳三十六

儒林

李鉉

刁柔

馮偉

張買奴

劉軌思

鮑季詳

邢峙

劉晝

馬敬德

子元熙

張景仁

權會

張思伯

張雕

孫靈暉

石曜

第四十五卷

列傳三十七

文苑

祖鴻勳

李廣

樊遜

劉述

荀士遜

顏之推

袁爽
蕭慈

韋道遜
古道子

江圻

陸豫

朱才

荀仲舉

第四十六卷

列傳三十八

循吏

張華原

宋世良

弟世軌

郎基

孟業

崔伯謙

蘇瓊

房豹

路法病

第四十七卷

列傳三十九

酷吏

邱珍

宋遊道

盧斐

畢義雲

第四十八卷

列傳四十

外

趙孟

婁獻

尔朱文暢

鄭仲禮

李祖昇

元蠻

胡長仁

第四十九卷

列傳四十一

方伎

由吾道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蔡母懷文

張子信

馬嗣明

第五十卷

列傳四十二

恩倖

郭秀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韓寶業

北齊書目錄終

北齊書卷一

帝紀第一

神武上

隋太子通事舍人

李百藥

撰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昭和廿八年二月三日始分也朝雪于后一時晴之皇雲



神武十六年也

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名歡。字賀六渾。渤海蓀人也。六世祖隱。晉玄菟太守。隱生慶。慶生泰。泰生湖。三世仕慕容氏。及慕容寶敗。國亂。湖率眾歸魏。為右將軍。湖生四子。第三子謐。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懷朔鎮。謐生皇。考樹。性通率。不事家業。住居白道南。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隣人以為怪。勸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吉。居之自若。及神武生。而皇妣韓氏。殂。養於同產姊壻鎮。獄尉景家。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深沉。有大度。輕財重士。為豪俠所宗。目有精光。長頭高顴。齒白如玉。少有人傑表。家貧。及聘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為隊主。鎮將遼西段長。常奇神。

神武年十八為
函使

羽林之亂
神武二年三月
神武廿四日

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子孫為託。及貴。追贈長司
空。擢其子寧用之。神武自隊主轉為函使。嘗乘驛過建興。雲霧晝
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絕。若有神應者。每行道路。往來無風塵之色。
又嘗夢履眾星而行。覺而內喜。為函使六年。每至洛陽。給令史麻
祥使。祥嘗以肉啗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為慢。已。答
神武四十。及自洛陽還。傾產以結客。親故怪問之。荅曰。吾至洛陽。
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若此事。
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與懷朔省事
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為奔走之友。懷朔
戶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結。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及
尉景。蔡儁。子如。賈顯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迴
澤。澤中有茅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

目

此時神武三十

鳴鏑射之。狗斃。屋中有一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兩日盲。曳杖
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甕中酒烹羊。以飯客。因自言善暗相。
遍捫諸人皆貴。而指麾俱由神武。又曰。子如歷位。顯智不善終。飯
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
敬異。孝昌元年。柔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神武乃與同志從之。
醜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蔡儁。圖之不果而逃。為其騎所追。文襄
及魏永熙后。皆幼。武明后。於牛上抱負之。文襄屢落牛。神武彎弓
將射之。以決去。后呼榮求救。賴榮遽下取之。以兔。遂奔葛榮。又亡
歸。余朱榮於秀容。先是。劉貴事榮。盛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
故。未之奇也。貴乃為神武更衣。復求見焉。因隨榮之廐。廐有惡
馬。榮命翦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翦。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御惡人
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武於牀下。屏左右而訪時事。神武曰。聞公

有馬十二。各色別爲群。將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神武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而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後從榮徙據并州，抵揚州。邑人龐蒼鷹，止團焦中，每從外婦。主人遙聞行響，動地。蒼鷹母數見團焦赤氣，赫然屬天。又蒼鷹嘗夜欲入，有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觸王言，訖不見。始以爲異，密覘之，唯見赤蛇蟠牀上，乃益驚異。因殺牛分肉，厚以相奉。蒼鷹母求以神武爲義子，及得志，以其宅爲第，號爲南宅。雖門巷開廣，堂宇崇麗，其本所住團焦，以石堊塗之，留而不毀。至文宣時，遂爲宮。旣而榮以神武爲親信都督。于時魏明帝銜鄭儼、徐紇，逼靈太后，未敢制。私使榮舉兵內向，榮以神武爲前鋒，至上黨。明帝又私詔停之。及帝暴崩，榮遂入洛，因

皇永世元年
世三十八

第三鎮人酋長

將篡位。神武諫，不聽。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孝莊帝立，以定策勳，封銅鞮伯。及尒朱榮擊葛榮，令神武喻下賊，別稱王者七人。後與行臺于暉破羊侃于泰山，尋與元天穆破邢杲于濟南，累遷第三鎮人酋長。常在榮帳內，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尒朱兆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主衆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爲其子穿鼻。乃以神武爲晉州刺史。於是大聚歛，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時州庫肉無故自鳴，神武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及尒朱兆自晉陽將舉兵赴洛，召神武。神武使長史孫騰辭以絳蜀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焉。騰復命神武曰：兆舉兵犯上，此大賊也。吾不能久事之，自是始有圖兆計。及兆入洛，執莊帝，以北神武聞之大驚。又使孫騰僞賀兆，因密覘孝莊所在，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天子，以受

建明元年
卅五才也

惡名於海內。兆不納殺帝。而與余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改元建明。封神武爲平陽郡公。及費也頭。紇豆陵步藩入秀容。逼晉陽。兆徵神武。神武將往。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神武乃往。逗遛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藩軍盛。兆敗走。初孝莊之誅余朱榮。知其黨必有逆謀。乃密敕步藩令襲其後。步藩旣敗兆等。以兵勢日盛。兆又請救於神武。神武內圖兆。復慮步藩後之難除。乃與兆悉力破之。藩死。深德神武。誓爲兄弟。時世隆度律彥伯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爲暴。天下苦之。葛榮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艸竊不止。兆患之。問計於神武。神武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者。私使統焉。若有犯者。直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神武。神武拳歐之。折其一齒。曰。

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下罔上。請殺之。兆以神武爲誠。遂以委焉。神武以兆醉恐醒後或致疑貳。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水受令。乃建牙楊曲川。陳部分。有欵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楊驛子。願廁左右。訪之。則以力聞常於并州市搭殺人者。乃署爲親信。都督兵士素惡兆。而樂神武。於是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頻歲霜旱。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徒汚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況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將不可爲。兆曰。香火重誓。何所慮也。紹宗曰。親兄弟尚爾難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神武金。因譖紹宗與神武舊有隙。兆乃禁紹宗。而催神武發神武。乃自晉陽出滏口。路逢余朱榮妻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馬三百匹。

盡奪易之兆聞乃釋紹宗而問焉。紹宗曰：猶掌握中物也。於是自追神武至襄垣，會渾水暴長，橋壞，神武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自來賜追，今渡河而死，不辭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渡，與神武坐幕下陳謝，遂授刀引頭，使神武斫已。神武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負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今旁人構間至此，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投刃於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爲兄弟，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神武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婦聚結，兵飢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崛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勁捷，而兇狡無謀，不足圖也。且日兆歸營，又召神武，神武將上馬詣之。孫騰牽衣，乃止。兆隔水肆罵，馳還晉陽。兆心腹念賢，領降戶家累，別爲營。神武僞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之以殺其從者，從者盡散。於是士衆咸

念賢北周書
有傳

悅，倍願附從。初，魏真君內學者奏言：上黨有天子氣，云在壺關大王山。武帝於是南巡，以厭當之。累石爲三封，斬其北鳳凰山，以毀兵形。後上黨人居晉陽者，號上黨坊。神武實居之。及是行，舍大王山六旬，而進將出滏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將過麥地，神武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遂前行屯鄴，求糧相州刺史劉誕，誕不供，有軍營租米，神武自取之。魏普泰元年二月，神武軍次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是月，尒朱度律廢元暉而立節閔帝，欲羈縻神武。三月，乃白節閔帝封神武爲渤海王，徵使人覲。神武辭。四月癸巳，又加授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酋長龐蒼鷹，自太原來奔。神武以爲行臺郎，尋以爲安州刺史。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侵掠，百姓歸心。乃詐爲書言，尒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愁怨，又爲并州符。

世六才

第一鎮人酋長

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爲請留五日。如此者再。神武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人皆號慟。哭聲動地。神武乃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爲主。衆願奉神武。神武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取笑天下。衆皆頓顙。死生唯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椎牛饗士。喻以討余朱之意。封隆之進曰。千載一時。普天幸甚。神武曰。討賊大順也。拯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以死繼之。何敢讓焉。六月庚子。建義於信都。尚未顯背。余朱氏及李元忠與高乾平殷州。斬余朱羽生。首來謁。神武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是時兵威旣振。乃抗表罪狀余

朱氏世隆等。祕表不通。八月。余朱兆攻陷殷州。李元忠來奔。孫騰以爲朝廷隔絕。不權立天子。則衆望無所係。十月壬寅。奉章武王融子渤海太守頊爲皇帝。年號中興。是爲廢帝。時度律仲遠軍次洛陽。余朱兆會之。神武用竇泰策。縱反間。度律仲遠不戰而還。神武乃敗兆於廣阿。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神武起土山爲地道。往建大柱。一時焚之。城陷入地。麻祥時爲湯陰令。神武呼之曰。麻都。祥慙而逃。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拔鄴城。擿之廢帝。進神武大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是時青州建義大都督崔靈珍。大都督耿翔。皆遣使歸附。行汾州軍事劉貴棄城來降。閏三月。余朱天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鄴。衆號二十萬。挾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爲大行臺總督焉。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時馬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衆寡不

敵乃於韓陵爲圓陣連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四面
赴擊之。余朱兆責神武以背已。神武曰：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今帝
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神武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計
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
乃合戰，大敗之。余朱兆對慕容紹宗叩心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
將輕走紹宗，反旗鳴角，收聚散卒，成軍容而西上。高季式以七騎
追奔度野馬崗，與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
還，血滿袖，斛斯椿倍道先據河橋。初，普泰元年十月，歲星熒惑鎮
星太白聚於觜參，色甚明。太史占云：當有王者興。是時神武起於
信都，至是而破兆等。四月，斛斯椿執天光，度律送洛陽，長孫承業
遣都督賈顯智、張歡入洛陽，執世隆、彥伯，斬之。兆奔荊州，仲遠奔
梁州，遂死焉。時凶蠹既除，朝廷慶悅。初，未戰之前，月章武人張紹

夜中忽被數騎將踰城至，一大將軍前，敕紹爲軍導，向鄴云：佐受
命者，除殘賊，紹迴視之，兵不測，整疾無聲，將至鄴，乃放焉。及戰之
日，余朱氏軍人見陣外士馬四合，蓋神助也。旣而神武至洛陽，廢
節閔及中興主而立孝武。孝武旣卽位，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
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增封并前十五萬戶。神武辭天柱，減戶五
萬。壬辰，還鄴，魏帝餞於乾脯山，執手而別。七月壬寅，神武帥師北
伐，余朱兆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拔勝、賈顯智等往事余朱，普
皆反噬。今在京師，寵任必重，驕驕神武，深以爲然。乃歸天光、度律
於京師，斬之。遂自滏口入，余朱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并州平。神
武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余朱兆旣至秀容，分兵
守險，出入寇抄。神武揚聲討之，師出止者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
歲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

軍繼之二年正月竇秦奄至余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憺忽見秦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兆自縊神武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以余朱榮妻子及餘眾自保焉突城降神武以義故待之甚厚神武之入洛也余朱仲遠部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歸命神武以其助亂且數反覆皆斬之斛斯椿由是內不自安乃與南陽王寶炬及武衛將軍元毗魏光祿王思政構神武於魏帝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敕大不敬故魏帝心貳於賀拔岳初孝明之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謠言曰銅拔打鐵拔元家世將末好事者以二拔謂拓拔賀拔言俱將衰敗之兆時司空高乾密啟神武言魏帝之貳神武封呈魏帝殺之又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勅長樂太守龐蒼鷹令殺其弟昂昂先聞其兄死以稍刺柱伏壯士執紹業於路得敕書於袍領來奔神武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遽使以白武

幡勞其家屬時乾次弟慎在光州為政嚴猛又縱部下取納魏帝使代之慎聞難將奔梁其屬曰公家勲重必不兄弟相及乃弊衣推鹿車歸渤海逢使者亦來奔於是魏帝與神武隙矣阿至羅虜正光以前常稱藩自魏朝多事皆叛神武遣使招納便附款先是詔以寇賊平罷行臺至是以殊俗歸降復授神武大行臺隨機處分神武常賚其粟帛議者以為徒費無益神武不從撫慰如初其酋帥吐陳等感恩皆從指麾救曹泥取万俟受洛干大收其用河西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居河池恃險擁眾神武遣長史侯景屢招不從

二月四日好晴暖

北齊書卷二

帝紀第二

神武下

天平元年正月壬辰神武西伐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於河西滅之遷其部於河東二月永寧寺九層浮圖災既而人有從東萊至云及海上人咸見之於海中俄而霧起乃滅說者以為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飛入東海渤海應矣魏帝既有異圖時侍中封隆之與孫騰私言隆之喪妻魏帝欲妻以妹騰亦未之信心害隆之泄其言於斛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孫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並亡來奔稱魏帝搃舍人梁續於前光祿少卿元子幹攘臂擊之謂騰曰語爾高王元家兒拳正如此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魏帝於是以斛斯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鷲

廿九

魏書卷二

任徐州神武使邱珍奪其管籥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皆
神武同義魏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中尉綦儁察儁罪
以開府賈顯智為濟州儁拒之魏帝逾怒五月下詔云將征句吳
發河南諸州兵增宿衛守河橋六月丁巳魏帝密詔神武曰宇文
黑獺自平破秦隴多求非分脫有變詐事資經略但表啓未全背
戾進討事涉忽忽遂召群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內外戒嚴
一則防黑獺不虞二則可威吳楚時魏帝將伐神武神武部署將
帥慮疑故有此詔神武乃表曰荊州縮接蠻右密邇畿服關隴恃
遠將有逆圖臣今潛勒兵馬三萬擬從河東而渡又遣恒州刺史
庫狄干瀛州刺史郭瓊汾州刺史斛律金前武衛將軍彭樂擬兵
四萬從其來違津渡遣領軍將軍婁昭相州刺史竇泰前瀛州刺
史堯雄并州刺史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荊州遣冀州刺史尉景

前冀州刺史高敖曹濟州刺史蔡儁前侍中封隆之擬山東兵七
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所部伏聽處分魏帝知覺其變乃出
神武表命羣官議之欲止神武諸軍神武乃集在州僚佐令其博
議還以表聞仍以信誓自明忠款曰臣為嬖佞所閒陛下一旦賜
疑令猖狂之罪亦朱時計臣若不盡誠竭節敢負陛下則使身受
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斟
量廢出辛未帝復錄在京文武議意以答神武使舍人溫子昇草
勅子昇遼巡未敢作帝據胡牀拔劍作色子昇乃為勅曰前持心
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共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
倉卒向彼致使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綦儁具申朕懷今
得王啟言誓懇側反覆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略不勞
尺刃坐為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

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慮宇文
爲亂。賀拔勝應之。故纂嚴。欲與王俱爲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
觀其所爲。更無異迹。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爲國立功。念無可責。君
若欲分討。何以爲辭。東南不賓。爲日已久。先朝已來。置之度外。今
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旣闇昧。不知佞人是誰。可列其
姓名。令朕知也。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王無事。
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
如此議論。自是王閒勳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
孫騰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怪王。騰旣爲禍始。曾無愧懼。王若事君
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啟圖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
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守誠不
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脫信邪。棄義

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
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
幽辱。壘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旣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舍
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疎到此。
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旣親王。情如
兄弟。所以投筆拊膺。不覺歔歔。初神武自京師將北。以爲洛陽久
經喪亂。王氣衰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狹。不如鄴。請遷都。魏帝
曰。高祖定鼎河洛。爲永承之基。經營制度。至世宗乃畢。王旣功在
社稷。宜遵太和舊事。神武奉詔。至是復謀焉。遣三千騎。鎮建興。益
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虜船不聽。向洛諸州。和羅粟。運入鄴城。魏
帝又勅神武曰。王若厭伏人情。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
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齊州之軍。令蔡儁受代。使邱珍出徐。止戈

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為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為山止簣，相為惜之。魏帝時，以任祥為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祥棄官，走至河北，據郡待神武。魏帝乃勅文武官北來者，任去留，下詔罪狀神武，為北伐經營。神武亦勒馬宣告曰：「孤遇尔朱擅權，舉大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明，橫為斛斯椿讒構，以誠節為逆首，督趙鞅與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昂為前鋒，曰：『若用司空言，豈有今日之舉。』司馬子如答神武曰：『本欲立小者，正為此耳。』魏帝徵兵關右，召賀拔勝赴行在所，遣大行臺長孫承業、大都督潁川王斌之、斛斯椿共鎮武牢。汝陽王暹鎮右濟，行臺長孫子彥帥前恒農太守元洪略鎮陝，賈

顯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壽伐蔡雋，神武使竇泰與左廂大都督莫多婁貸文逆顯智。韓賢逆暹，元壽軍降泰，貸文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引軍退。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魏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紹死之。七月，魏帝躬率大眾屯河橋，神武至河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款。魏帝不報，神武乃引軍渡河，魏帝問計於羣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決，而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睦，斌之棄椿徑還，給帝云：『神武兵至，即日魏帝遜於長安。』己酉，神武入洛陽，停於永寧寺。八月甲寅，召集百官，謂曰：『為臣奉主，臣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隨，緩則就寵爭榮，急便逃竄，臣節安在？遂收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尚書左僕射辛雄，兼吏部尚書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廡，兼度支尚書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並殺之。誅其貳

也。士痛籍沒家口。神武以萬機不可曠廢。乃與百僚議。以清河王
亶為大司馬。居尚書下舍。而承制決事焉。王稱警蹕。神武醜之神
武。尋至恒農。遂西尅。渾關執毛洪賓。進軍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
降。神武退舍河東。命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庫狄溫
守封陵。於蒲津西岸築城。守華州。以薛紹宗為刺史。高昂行豫州
事。神武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啟。魏帝皆不答。九月庚寅。神武還
於洛陽。乃遣僧道榮奉表關中。又不答。乃集百僚四門耆老。議所
推立。以為自孝昌衰亂。國統中絕。神主摩依。昭穆失序。永安以孝
文為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議立清河
王世子善見。議定。白清河王曰。天子無父。若使兒立。不惜餘生。
乃立之。是為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為二。神武以孝武既西。恐逼嶠
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乃議遷鄴。

魏為二分

護軍祖榮贊焉。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神武留
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先是童謠曰。可
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好事者竊言。雀
子謂魏帝清河王子鸚鵡。謂神武也。初孝昌中山胡劉蠡升。自稱
天子。年號神嘉。居雲陽谷。西土歲被其寇。謂之胡荒。二年正月。西
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擁眾內屬。神武迎納之。壬戌。神武襲擊
劉蠡升。大破之。己巳。魏帝褒詔。以神武為相國。假黃鉞。劍履上殿。
入朝不趨。神武固辭。三月。神武欲以女妻蠡升太子。候其不設備。
辛酉。潛師襲之。其北部王斬蠡升首以送。其眾復立其子南海王。
神武進擊之。又獲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公卿已下
四百餘人。胡魏五萬戶。壬申。神武朝于鄴。四月。神武請給遷人廩。
各有差。九月甲寅。神武以州郡縣官多乖法。請出使問人疾苦。三

山胡劉蠡升

四十一

四十一

年正月甲子神武帥庫狄干等萬騎襲西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月
而至縛稍為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費也頭斛拔俄彌突因而用
之留都督張瓊以鎮守遷其部落五千戶以歸西魏靈州刺史曹
泥與其壻涼州刺史劉豐遣使請內屬周文圍泥水灌其城不沒
者四尺神武命阿至羅發騎三萬徑度靈州繞出西軍後獲馬五
十匹西師乃退神武率騎迎泥豐生拔其遺戶五千以歸復泥官
爵魏帝詔加神武九錫固讓乃止二月神武令阿至羅逼西魏秦
州刺史建忠王萬俟普撥神武以眾應之三月甲子普撥與其子
太宰受洛干幽州刺史叱干寶樂右衛將軍破六韓常及督將三
百餘人擁部來降八月丁亥神武請均斗尺班於天下九月辛亥
汾州胡王迥觸曹貳龍聚眾反署立百官年號平都神武討平之
十二月丁丑神武自晉陽西討遣兼僕射行臺汝陽王暹司徒高

昂等趣上洛大都督寶泰入自潼關

四年正月癸丑寶泰軍敗自殺神武次蒲津以冰薄不得赴救乃
班師高昂攻剋上洛四月乙酉神武以并肆汾建晉東雍南汾秦
陝九州霜旱人饑流散請所在開倉賑給六月壬申神武如天池
獲瑞石隱起成文曰六王三川十一月壬辰神武西討自蒲津濟
眾二十萬周文軍於沙苑神武以地阨少却西人鼓譟而進軍大
亂棄器甲十有八萬神武跨橐駝候船以歸
元象元年三月辛酉神武固請解丞相魏帝許之四月庚寅神武
朝于鄴壬辰還晉陽請開酒禁并賑恤宿衛武官七月壬午行臺
侯景司徒高昂圍西魏將獨孤信於金墉西魏帝及周文並來赴
救大都督庫狄干帥諸將前驅神武總眾繼進八月辛卯戰於河
陰大破西魏軍俘獲數萬司徒高昂大都督李猛宗顯死之西師

獨孤信先入關。周文留其都督長孫子彥守金墉。遂燒營以遁。神武遣兵追奔至嶠。不及而還。初神武知西師來侵。自晉陽帥眾馳赴。至孟津未濟。而軍有勝負。既而神武渡河。子彥亦棄城走。神武遂毀金墉而還。十一月庚午。神武朝於京師。十二月壬辰。還晉陽。

興和元年七月丁丑。魏帝追神武為相國。錄尚書事。固讓乃止。十一月乙丑。神武以新宮成。朝於鄴。魏帝與神武讌射。神武降階稱賀。又辭渤海王及都督中外諸軍事。詔不許。十二月戊戌。神武還晉陽。

二年十二月。阿至羅別部遣使請降。神武帥眾迎之。出武州塞。不見。大獵而還。

三年五月。神武巡北境。使使與蠕蠕通和。

四年五月辛巳。神武朝鄴。請令百官每月面敷政事。明揚側陋。納諫屏邪。親理獄訟。褒黜勤怠。牧守有愆。節級相坐。椒掖之內。進御以序。後園鷹犬。悉皆棄之。六月甲辰。神武還晉陽。九月。神武西征。十月己亥。圍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於玉壁城。欲以致敵。西師不敢出。十二月癸未。神武以大雪士卒多死。乃班師。

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叛。三月壬辰。周文率眾援高慎。圍河橋南城。戊申。神武大敗之於芒山。擒西魏督將巴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計。是時軍士有盜殺驢者。軍令應死。神武弗殺。將至并州。決之。明日復戰。奔西軍。告神武所在。西師盡銳來攻。眾潰。神武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神武。與蒼頭馮文洛扶上俱走。從者步騎六七人追騎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去矣。興慶腰邊百箭足。殺百人。神武勉之曰。事濟以爾為懷州。若死則

七年書一

甲子與慶曰兒小願用兄許之與慶鬪矢盡而死西魏太師賀拔勝以十三騎逐神武河州刺史劉洪徽射中其二勝稍將中神武段孝先橫射勝馬墮遂免豫洛二州平神武使劉豐追奔拓地至弘農而還七月神武貽周文書責以殺孝武之罪八月辛未魏帝詔神武為相國錄尚書事大行臺餘如故固辭乃止是月神武命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東至土墜四十日罷十二月己卯神武朝京師庚辰還晉陽

二年三月癸巳神武巡行冀定二州因朝京師以冬春亢旱請蠲懸責賑窮乏宥死罪以下又請授老人板職各有差四月景辰神武還晉陽十一月神武討山胡破平之俘獲一萬餘戶口分配諸州

三年正月甲午開府儀同三司爾朱文暢開府司馬任胄都督鄭

仲禮中府主簿李世林前開府參軍房子遠等謀賊神武因十五日夜打簇懷刃而入其黨薛季季以告並伏誅丁未神武請於并州置晉陽宮以處配口三月乙未神武朝鄴丙午還晉陽十月丁卯神武上言幽安定三月北接奚蠕蠕請於險要修立城戍以防之躬自臨履莫不嚴固乙未神武請釋芒山俘桎梏配以民間寡婦

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殿中將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歎氣逆生氣為客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軍神武不從自東西魏構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螳陣闢占者以為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間以此候勝負是時黃螳盡死九月神武圍玉壁以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韋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盜射之每中其目用李

元盜
韋孝寬守玉壁

七

勅勒歌
勅勒川陰山下
天蒼蒼野茫茫
風吹草低見牛羊

業興孤虛術萃其北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鑿二
十一道以攻之城無水汲於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奪
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歿者七萬人聚為一冢有星墜於神武
營衆驢並鳴士皆驚懼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興疾班師庚戌遣
太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至晉陽有惡鳥集亭樹世子使斛
律光射殺之巳卯神武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事魏帝優詔
許焉是時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聞之乃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
作勅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侯景素輕世子嘗謂司馬子如
曰王在吾不敢有異王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
至是世子為神武書召景景先與神武約得書書背微點乃來書
至無點景不至又聞神武疾遂擁兵自固神武謂世子曰我雖疾
爾面更有餘憂色何也世子未對又問曰豈非憂侯景叛耶曰然

神武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拔扈志顧我能蓄養豈
為汝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勅
勒老公並性道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
異心賀拔焉過兒樸實無罪過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
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少堪敵
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
經略

五年正月朔日蝕神武曰日蝕其為我耶死亦何恨丙午陳敏於
魏帝是日崩於晉陽時年五十二祕不發喪六月壬午魏帝於東
堂舉哀三日制總哀詔凶禮依漢大將軍霍光東平王蒼故事贈
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綬輜輶車黃屋左
纛前後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兼備九錫殊禮諡獻武王八月甲申

葬於鄴西北漳水之西。魏帝臨送於紫陌。天保初，追崇爲獻武帝。廟號太祖。陵曰義平。天統元年，改謚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之。統馭軍衆，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聽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動舊。性周給，每有文教，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授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於廁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居家如官，仁恕愛士。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魯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擒，並蒙恩宥，置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邈邇歸心，皆思効力。至南威梁國北懷蠕蠕吐谷渾阿至羅咸所招納，獲其力用，規略遠矣。

二月廿五日夜也

北齊書卷三

帝紀第三

文襄

北魏正光三年生

十一才

十二才

十四才

十六才

十八才

世宗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惠神武長子也母曰婁太后生而岐嶷神武異之魏中興元年立為渤海王世子就杜詢講學敏悟過人詢甚歎服二年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尚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時年十二神情雋爽便若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辨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皆預之天平元年加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三年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畿大都督時人雖聞器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略嚴明事無凝滯於是朝野振肅大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為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

魏書卷之三

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為賓客。每山園遊燕，必見招携，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為娛適。興和二年，加大將軍，領中書監，仍攝吏部尚書。自正光已後，天下多事，在任羣官，廉潔者寡，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為御史中尉，糾劾權豪，無所縱捨。於是風俗更始，私枉路絕，乃榜於街衢，具論經國政術，仍開直言之路，有論事上書，苦言切至者，皆優容之。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討，不豫，班師。文襄馳赴軍所，侍衛還晉陽。五年正月丙午，神武崩，秘不發喪。辛亥，司徒侯景據河南及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等，遣司空韓軌率眾討之。夏四月壬申，文襄朝于鄴。六月己巳，韓軌等自潁州班師。丁丑，文襄還晉陽，乃為喪告諭文武。陳神武遺志七月戊戌，魏帝詔以文襄為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

尚書事，大行臺渤海王文襄啟辭位，願停王爵。壬寅，魏帝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喻。八月戊辰，文襄啟申神武遺令，請減國邑，分封將督，各有差辛未，朝鄴，固辭。丞相魏帝詔曰：「既朝野攸憑，安危所繫，不得令遂本懷，須有權奪，可復前大將軍餘如故議者。」咸云：「侯景猶有北望之心，但信命不至耳。」又景將蔡遵道北歸，稱景有悔過之心，王以為信然，謂可誘而致，乃遣景書曰：「先王與司徒契闊夷險，孤子相依，偏所眷屬，義貫終始，情存歲寒，待為國士者，乃立溲身之節，饋以一餐者，便致扶輪之効，況其重於此乎？常以故舊之義，欲將子孫相託，方為秦晉之匹，共成劉范之親，况聞負杖行歌，便以狼顧反噬，不蹈忠臣之路，便蹈叛人之地，力不足，以自彊，勢不足以自保，率烏合之眾，為累卵之危，西取救於宇文南，請援於蕭氏，以狐疑之心，為首鼠之事，入秦則秦人不容，歸

吳則吳人不信。當是不逞之人。曲爲無端之說。遂懷市虎之疑。乃致投杼之惑。比來舉止。事已可見。人相疑誤。想自覺知。闔門大小。悉在司寇。意謂李氏未滅。猶言少卿可反。孤子無狀。招禍下天。酷罰。但禮由權奪。志在忘私。聊遣偏裨。前驅攻討。南兗揚州。應時尅復。卽欲乘機。席卷縣瓠。屬以炎暑。欲爲後圖。且令還師。待時更舉。令寒膠向折。白露將團。方憑國靈。龔行天罰。器械精新。士馬彊盛。內外感恩。上下勦力。三令五申。可赴湯火。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勢如沃雪。事等注熒。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轉禍爲福。寧人負我不我負人。當開從善之途。使有改迷之路。若能卷甲來朝。垂鑿還闕者。卽當授豫州。必使終君身世。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進得保其祿位。退則不喪功名。今王思政等。皆孤軍偏將。遠來深入。然其性命。在君掌握。脫能刺之。想有餘力。卽相加授。永保疆場。君門眷屬。

可以無患。妻愛子。亦送相還。仍爲通家。共成親好。君今不能東封函谷。南石。稱孤受制於人。威名頓盡。得地不欲自守。聚衆不以爲彊。空使自有背叛之名。家有惡逆之禍。覆宗絕嗣。自貽伊戚。戴天覆地。能無愧乎。孤子今日。不應遣此。但見蔡遵道云。司徒本無西歸之心。深有悔過之意。未知此語爲虛爲實。吉凶之理。想自圖之。景報書曰。僕鄉一布衣。本垂藝用。出身爲國。綿歷一紀。犯危履難。豈避風霜。遂得富貴。當年榮華身世。一旦舉旗。旆援鼓枹。北面相抗者何哉。寔以畏懼危亡。恐招禍害故耳。往年之暮。尊王遘疾。神不祐善。祈禱莫瘳。遂使嬖倖弄權。心腹離貳。妻子在宅。無事見圍。及迴歸長社。希自陳狀。簡書未遣。斧鉞已臨。旣旌旗相對。咫尺不遠。飛書每奏。冀申鄙情。而群帥恃雄。眇然弗顧。運戟推鋒。專欲屠滅。掘圍堰水。僅存三版。舉目相看。命縣漏刻。不忍死亡。出戰城

下拘秦送地。豈樂為之禽獸惡死。人倫好生。僕寔不辜。相莊何罪。且尊王平。咎見與比肩。戮力同心。共獎帝室。雖復權勢參差。寒暑小異。丞相司徒。鴈行而已。福祿官榮。自是天爵。勞而後授。理不相干。欲求吞炭。何其謬也。然竊人之財。猶謂之盜。祿去公室。抑謂不取。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拜恩私第。何足關言。賜嗤不能東封。函谷受制於人。當似教僕賢祭仲。而哀季氏無主之國。在禮未聞。動而不法。將何以訓。竊以分財養幼。事歸令終。舍宅存孤。誰云隙末。復言僕眾不足以自彊。身危如累卵。然億兆夷人。卒降十亂。紂之百克。終自無後。潁川之戰。卽是殷監。輕重由人。非鼎在德。苟能忠信。雖弱必彊。殷憂啟聖。處危何苦。況今梁道邕熙。招携以禮。被我虎文縻之好爵。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掃氛穢。以拯黎元。東羈馘。越西道。汧隴。吳越悍勁。帶甲千羣。秦兵冀馬。控弦十萬。大風一振。

枯幹必摧。凝霜暫落。秋蒂自殞。此而為弱。誰足稱雄。又見誣兩端。受疑二國。斟酌物情。一何太甚。昔陳平背楚歸漢。則疆百里。出虞入秦。斯霸蓋昏明。由主用舍在人。奉禮而行。神其吐邪。書稱士馬精新。尅日齊舉。誇張形勢。必欲相滅。切以寒膠白露。節候乃同。秋風揚塵。馬首何異。徒知北方之力爭。未識西南之合從。苟欲狗意於前途。不覺坑穽在其側。去危就安。今歸正朔。轉禍為福。已脫網羅。彼當嗤僕之過迷。此亦笑君之晦昧。今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虎齊奮。尅復中原。荆襄廣潁。已屬關右。項城縣瓠。亦奉江南。幸自取之。何勞見援。然權變非一。理有萬塗。為君計者。莫若割地兩和。三分鼎峙。燕衛趙晉。足相俸祿。齊曹宋魯。悉歸大梁。使僕得輸力南朝。北敦姻好。東帛自行。戎車不駕。僕立當世之功。君卒父禰之業。各保疆壘。聽享歲時。百姓又寧。四人安堵。孰若驅農夫於壟畝。抗

初敬於三方。避干戈於首尾。當鋒鏑於心腹。縱太公為將。不能獲存。靖之高明。何以克濟。來書曰。妻子老幼。悉在司寇。以此見要。庶其可反。當是疑禰心。未識大趣。晉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羨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救之無損。復加阮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遵道所說。頗亦非虛。故重陳辭。更論欵曲。昔與盟主。事等琴瑟。讒人間之。翻為讎敵。撫弦擗矢。不覺傷懷。裂帛還書。其何能述。王尋覽書。問誰為作。或曰。其行臺郎王偉。王曰。偉才如此。何因不使我知。王欲閒景於梁。又與景書。而謬其辭云。今使景陽叛。欲與圖西。西人知之。故景更與圖南為事。漏其書於梁。梁人亦不之信。壬申。東魏主與王獵於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呼曰。天子莫走馬。大將軍怒。王嘗侍飲。舉大觴曰。臣澄勸陛下酒。東魏主不悅曰。自古無不亡

武定七年

之國。朕亦何用如此生。王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崔季舒。歐之三拳。奮衣而出。尋遣季舒入謝。東魏主賜季舒綵。季舒未敢即受。故之於王。王使取一段。東魏主以四百匹與之。曰。亦一段耳。東魏主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因流涕。三月辛亥。王南臨黎陽。濟於虎牢。自洛陽從太行。而反晉陽。於路遺書百僚。以相戒勵。朝野承風。莫不震肅。又令朝臣牧宰。各舉賢良。及驍武膽略。堪守邊城。務得其才。不拘職業。六月。王巡北邊城戍。賑賜有差。七月。王還晉陽。辛卯。王遇盜而殂。時年二十九。葬于峻成陵。齊受禪。追謚為文襄皇帝。廟號世宗。時有童謠曰。百尺高竿。摧折水底。燃燈燈滅。識者以為王將殂之兆也。數日前。崔季舒無故於北宮門外。諸貴之前。誦鮑明遠詩曰。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聲甚淒斷。淚不能已。見者莫不怪之。初梁

將蘭欽子京為東魏所虜。王命以配廚。欽請贖之。王不許。京再訴。王使監廚蒼頭薛豐浴杖之。曰：「更訴當殺爾。」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時王居北城東栢堂。莅政以寵琅邪公主。欲其來往無所避忌。所有侍衛皆出於外。太史故言。宰輔星甚微。變不出一月。王曰：「小人新杖之故。嚇我耳。」將欲受禪。與陳元康、崔季舒等屏斥左右。署擬百官。京將進食。王却謂諸人曰：「昨夜夢此奴所我。宜殺却。」京聞之。寘刀於盤。冒言進食。王怒曰：「我未索食。爾何遽來？」京揮刀曰：「來將殺汝。」王自投傷足。入于床下。賊黨去。床因而見殺。先是訛言曰：「軟脫帽床底喘。其言應矣。」時太原公洋在城東雙堂。入而討賊。鬻割京等皆漆其頭。祕不發喪。徐出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

臣等詳文襄紀。其首與北史同。而末多出於東魏孝靜紀。其間與侯景往復書。見梁書景傳。其所序列尤無倫次。蓋雜取之以成此書。非正史也。

魏書孝靜帝紀抄出

武定五年春正月丙午。齊獻武王薨於西陽。辛亥。司徒侯景及入據潁。成遣韓軌、賀拔勝等討之。景乃遣使降於西魏。請救援。西魏遣王思政等討之。云々。二月。侯景復背西魏。歸於梁國。梁署景河南大將軍。夏四月壬申。大將軍齊王末朝。六月。韓軌等自潁州班師。乙酉。帝為太子。秋七月。以齊王為佳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大行臺渤海王。壬寅。詔王攝理軍國。八月。齊王入朝。因韓軌相。詔復授大將軍。餘如故。九月。齊王還晉陽。六年春正月。大都督高岳等於渦陽大破侯景。己未。齊王末朝。二月。

齊王還晉陽秋八月慕容紹宗韓軌高岳等討王思政於瀛州八月十日
齊景清江攻建業

七年春三月庚辰景寇建業夏四月甲辰以齊王為相國齊王統綏綏護
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會冀州之渤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
五郡邑十五萬戶餘如故王國讓五月齊王帥衆自鄴赴瀛州六月丙
申克瀛州擒王思政等及戰士一萬餘男女數萬齊王遂如洛州秋七月
齊王至自南討八月齊王薨於第云々

二月八日午辰記

北齊書卷四

帝紀第四

文宣

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高祖第二子世宗之母弟后初孕每
夜有赤光照室后私嘗性之初高祖之歸爾朱榮時經危亂家徒
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時尚未能言欬然應曰得活太
后及左右大驚而不敢言鱗身重蹠不好戲弄深沈有大度晉陽
曾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為阿禿師帝曾與諸童共見之
歷問祿位至帝舉手再三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見者異之高祖嘗
試觀諸子意識各使治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高祖是
之又各配兵四出而使甲騎偽攻之世宗等怖撓帝乃勒衆與彭
樂敵樂免胃言情猶擒之以獻後從世宗行過遼陽山獨見天門

二月六日好晴
有風

西川中鳳圖
氏國同開甫

開餘人無見者。內雖明敏。貌若不足。世宗每嗤之。云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唯高祖異之。謂薛琡曰。此兒意識過吾。幼時師事范陽盧景裕。默識過人。景裕不能測也。天平二年。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祿大夫。太原郡開國公。武定元年。加侍中。二年。轉尚書左僕射。領軍將軍。五年。授尚書令。中書監。京畿大都督。武定七年。八月。世宗遇害。事出倉卒。內外震駭。帝神色不變。指麾部分。自鬻斬羣賊。而濛其頭。徐宣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當時內外。莫不驚異焉。乃赴尋陽。親總庶政。務從寬厚。事有不便者。咸蠲省焉。冬十月癸未朔。以咸陽王坦為太傅。潘相樂為司空。十一月戊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梁齊州刺史茅靈斌。德州刺史劉領隊。南豫州刺史皇甫脊。竝以州內屬。十二月。巴西。以并州刺史彭樂為司徒。太保賀拔仁為并州刺史。八年春。

正月庚申。梁楚州刺史宋安顧。以州內屬。西魏帝為世宗舉哀於東堂。梁定州刺史田聰。能洪州刺史張顯等。以州內屬。戊辰。魏詔進帝位。使持節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食邑一萬戶。甲戌。地豆于國遣使朝貢。二月辛酉。又進封齊王。食冀州之渤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萬戶。自居晉陽。寢室夜有光如晝。既為王。夢人以筆點已額。旦以告館客王曇哲曰。吾其退乎。曇哲再拜賀曰。王上加點。便成主字。乃當進也。夏五月辛亥。帝如鄴。甲寅。進相國。總百揆。封冀州之渤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高陽。章武。定州之中山。常山。博陵。十郡。邑二十萬戶。加九錫。殊禮。齊王如故。魏帝遣兼太尉彭城王韶。司空潘相樂。冊命曰。於戲。敬聽朕命。夫惟天為大。列畧宿而垂象。謂地益厚。疏川岳以阜物。所以四時代序。萬類駢羅。庶品得性。羣形不夭。

則皇王統曆深視高居拱默垂衣寄成師相此則夏伯殷尹竭其股肱周成漢昭無爲而治頃者天下多難國命如旒則我建國之業將墜於地矣獻武王奮迅風雲大濟艱危爰翼朕躬國爲再造經營庶士以至勤憂及文襄承構愈廣前業康邦夷難道格穹蒼王縱德應期千齡一出惟幾惟深乃神乃聖大崇霸德實廣相猷雖冥功妙實貌絕言象標聲示迹典禮宜宣今申後命其敬虛受王搏風初舉建旗上地庇民立政時雨滂流下識廉恥仁加水陸移風易俗自齊變魯此王之功也仍攝天臺總參戎律策出若神威行朔土引弓竄跡松塞無烟此又王之功也逮光統前緒持衡匡合華戎混一風海調夷日月光華天地清晏聲接響隨無思不偃此又王之功也逃矣炎方道遠正朔懷文耀武授略申規淮楚連城漼然落此又王之功也關峴衿帶跨躡蕭條腸胃之地

岳立鷗峙備師纔指渙同冰散此又王之功也晉熙之所險薄江雷迴隔聲教迷方未改命將鞠旅覆其巢穴威略風騰傾懾南海此又王之功也羣蠻跋扈世絕南疆搖蕩邊垂亟爲塵梗懷德畏威向風請順傾厥盡落其至如雲此又王之功也胡人別種延蔓攜山谷酋渠萬旅廣袤千里憑險不恭恣其桀黠有樂淳風相攜叩欵粟帛之調王府充積此又王之功也茫茫涉海世敵諸華風行鳥逝倏來忽往旣飲醇醪附同膠漆氈裘委仞奇獸銜尾此又王之功也秦川尚阻作我仇讎爰挹椒蘭飛書請好天動其衷辭卑禮厚區宇入寧遐邇畢至此又王之功也江陰告禍民無適歸蕭宗子弟尚相投庇如鳥還山猶川赴海荆江十部俄而獻割乘此會也將混來方此又王之功也天平地成率土咸茂禎符顯見史不停筆旣連百木兼呈九尾素過秦雀蒼比周鳥此又王之功

也。搜揚管庫，衣冠獲序。禮云：樂云：銷沉俱振，輕徭徹賦，矜獄寬刑。大信外彰，深仁遠洽。此又王之功也。王有安日下之大勳，加以表光明之盛德，宣贊洪猷，以左右朕言。昔且奭外分毛畢，入佐出內之任。王宜總之，人謀鬼謀，兩儀協契。錫命之行，義申公道。以王踐律蹈禮，軌物蒼生，圓首安志，率心歸道。是以錫王大路，戎路各一。玄牡二駟，王深重民天，唯本是務。衣食之用，榮辱所由。是用錫王袞冕之服，赤舄副焉。王深廣惠和，易調風化，神祇且格，功德可象。是用錫王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王風聲振赫，九域咸綏，遠人率俾。奔走委賚，是用錫王朱戶以居。王求賢選衆，草萊以盡，陳力就列，罔非其人。是用錫王納陛以登。王英圖猛槩，抑揚千品，毅然之節。肅是非違，是用錫王武賁之士三百人。王興亡所繫，制極幽顯，紀行天討，罪人咸得。是用錫王鈇鉞各一，王鷹揚豹變，實扶下土，狼

顧賜張罔不彈射，是用錫王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王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率民興行，感達區宇。是用錫王秬鬯一卣，珪瓚副焉。往欽哉！其祇順往冊，保弼皇家。用終爾休德，對揚我太祖之顯命。魏帝以天人之望，有歸景辰，下詔曰：三才剖判，百王代興。治天靜地，和神敬鬼，庇民造物，咸自靈符。非一人之大寶，實有道之神器。昔我宗祖，應運奄一區宇，歷聖重光，暨於九葉，德之不嗣，仍離屯圯，盜名字者，遍於九服。擅制命者，非止三公。王殺朝危，人神靡繫，天下之大將，非魏有。賴齊獻武王奮揚靈武，尅剪多難，重懸日月，更綴參辰。廟以掃除，國由再造。鴻勳巨業，無德而稱。逮文襄承構，世業逾廣，邇安遠服，海內晏如。國命已康，生生得性。迄相國齊王緯文經武，統茲大業，盡獻窮幾，研深測化，思隨冥運，智與神行。恩比春天，威同夏日。坦至心於萬物，被大道於八方。故百僚師

師朝無批政。網疏澤洽。率土歸心。外盡江淮。風靡屈膝。辟地懷人。百城奔走。關隴慕義。而請好。瀚漠仰德。而致誠。伊所謂命世應期。實撫千載。禎符雜選。異物同途。謳頌填委。殊方一致。代終之迹。斯表人靈之契。已合天道不遠。我不獨知。朕入纂鴻休。將承世祀。籍援立之厚。延宗社之算。靜言大運。欣於避賢。遠惟唐虞禪代之典。近想魏晉揖讓之風。其可昧與替之禮。稽神祇之望。今便遜於別宮。歸帝位於齊國。推聖與能。眇符前軌。王者宣布天下。以時施行。又使兼太尉彭城王韶。兼司空啟顯儁。奉冊曰。咨爾相國齊王。夫氣分形化。物繫君長。皇王遞興。人非一姓。昔放勳馭世。沉璧屬子。重華握曆。持衡擁璇。所以英賢茂實。昭哲千古。豈盛衰有運。興廢在時。知命不得不授。畏天不可不受。是故漢劉告否。當塗順民。曹歷不永。金行納禪。此皆重規襲矩。率由舊章者也。我祖宗光宅泥

一萬寓。迄於正光之末。妖孽乘權。厥政多僻。九域離盪。永安運窮。人靈殄瘁。逆滔天。割裂四海。國土臣民。行非魏有。齊獻武王。應期授手。鳳舉龍驤。舉廢極以立天。扶傾柱而鎮地。剪滅黎毒。匡我隆曆。有大德於魏室。被博利於蒼生。及文襄繼軌。誕光前業。內剿凶權。外摧侵叛。遐邇肅晏。功格上玄。王神祇協德。舟梁一世。體文昭武。追變窮微。自舉跡藩旗。頌歌總集。入統機衡。風猷弘遠。及大承世業。扶國昌家。相德日躋。霸風愈邈。威靈斯暢。則荒遠奔馳。聲略所播。而隣敵順欵。以富有之資。運英特之氣。顧眄之間。無思不服。圖謀潛蘊。千祀彰明。嘉禎幽祕。一朝紛委。以表代德之期。用啟興邦之迹。蒼蒼在上。照臨不遠。朕以虛昧。猶未逡巡。靜言愧之。坐而待旦。且時來運往。媿舜不暇。以當陽世。革命改伯。禹不容於北面。況於寡薄。而可踟躕。是以仰協窮昊。俯從百姓。敬以帝位。式授

於王天祿永終大命格矣於戲其祇承曆數允執其中對揚天休
斯年千萬豈不盛歟又致璽書於帝遣兼太保彭城王韶兼司空
敬顯儁奉皇帝璽綬禪代之禮一依唐虞漢魏故事又尚書令高
隆之率百寮勸進戊午乃卽皇帝位於南郊升壇柴燎告天曰皇
帝臣諱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后帝否泰相公廢興迭用至道無
親應運斯輔上覽唐虞下稽魏晉莫不先天揖讓考歷歸終魏氏
多難年將三十孝昌已後內外去之世道橫流蒼生塗炭賴我獻
武拯其將溺三建元首再立宗祧掃絕羣凶芟夷紆宄德被黔黎
勲光宇宙文襄嗣武尅構鴻基功浹寰宇威稜海外窮髮懷音西
寇納款青丘保候丹穴來庭扶翼危機重匡頽運是則有大造於魏
室也魏帝以卜世告終上靈厭德欽若昊天允歸大命以禪於臣
諱夫四海至公天下爲一總民千世樹之以君旣川岳啟符人神

效祉羣公卿士八方兆庶僉曰皇極乃顧於上魏朝推進於下天
位不可以奪虛遂逼羣議恭膺大典猥以寡薄託於兆民之上雖
天畏在顏人無遠循躬自省實懷祇陽敬簡元辰升壇受禪肆
類上帝以答萬國之心永隆嘉祚保佑有齊以被於無窮之祚是
日京師獲赤雀獻於南郊事畢還宮御太極前殿詔曰無德而稱
代刑以禮不言而信先春後秋故知惻隱之化天人一揆弘宥之
道今古同風朕以虛薄功業無紀昔先獻武王值魏世不造九鼎
行出乃驅御侯伯大號燕趙拯厥顛墜俾亡則存文襄王外挺武
功內資明德纂戎先業闢土服遠年踰二紀世歷兩都獄訟有適
謳歌斯在故魏帝俯遵曆數爰念褰裳遠取唐虞終同脫屣實幽
憂未已志在陽城而羣公卿士誠守愈切遂屬代終居於民上如
涉深水有騰終朝始發晉陽九尾呈瑞外壇告天赤雀效祉惟靈

文武不貳心之臣股肱爪牙之將左右先王克隆大業永言誠篤共斯休祉思與億兆同始茲日其大赦天下改武定八年爲天保元年其百官進階男子賜爵鰥寡六疾義夫節婦旌賞各有差已未詔封魏帝爲中山王食邑萬戶上書不稱臣答不稱詔載天子旌旗行魏正朔乘五時副車封王諸子爲縣公邑一千戶奉絹萬匹錢千萬粟二萬石奴婢二百人水碾一具田百頃園一所詔追尊皇祖文穆王爲文穆皇帝妣爲文穆皇后皇考獻武王爲獻武皇帝皇兄文襄王爲文襄皇帝祖宗之稱付外速議以閏辛酉尊王太后爲皇太后乙丑詔降魏朝封爵各有差其信都從義及宣力霸朝者及西來人并武定六年以來南來投匕者不在降限辛未遣大使於四方觀察風俗問民疾苦嚴勒長吏厲以廉平興利除害務存安靜若法有不便於時政有未盡於事者具條得失還

以聞奏甲戌遷神主於太廟六月己卯高麗遣使朝貢辛巳詔曰頃者風俗流宕浮競日滋家有吉凶務求勝異婚姻喪葬之費車服飲食之華動竭歲資以營日富又奴僕帶金玉婢妾衣羅綺始以矧出爲奇後以過前爲麗上下貴賤無復等差今運屬惟新思蠲徃弊反樸還淳納民軌物可量事具立條式使儉而獲中又詔封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之祀并下魯郡以時修治廟宇務盡褒崇之至詔分遣使人致祭於五岳四瀆其堯祠舜廟下及孔父老君等載於祀典者咸秩罔遺詔曰冀州之渤海長樂二郡先帝始封之國義旗初起之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齊郡霸業所在王命是基君子有作貴不忘本思申恩洽蠲復田租齊郡渤海可竝復一年長樂二年太原復三年詔故太傅孫騰故太保尉景故大司馬婁昭故司徒高昂故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故領軍万俟

千故定州刺史段榮故御史中尉劉貴故御史中尉竇太春故殷州
刺史劉豐故濟州刺史蔡儁等竝左右先帝經贊皇基或不幸早
徂或殞身王事可遣使者就墓致祭并撫問妻子慰逮存亡又詔
封宗室高岳為清河王高隆之為平原王高歸彥為平秦王高思
宗為上洛王高長弼為廣武王高普為武興王高子瑗為平昌王
高顯國為襄樂王高叡為趙郡王高孝緒為循城王又詔封功臣
庫狄干為章武王斛律金為咸陽王賀拔仁為安定王韓軌為安
德王可朱渾道元為扶風王彭樂為陳留王潘相樂為河東王癸
未詔封諸弟青州刺史浚為永安王尚書左僕射淹為平陽王定
州刺史洸為彭城王儀同三司演為常山王冀州刺史渙為上黨
王儀同三司洸為襄城王儀同三司湛為長廣王潛為任城王湜
為高陽王濟為博陵王疑為新平王潤為馮翊王洽為漢陽王丁

亥詔立王子殷為皇太子王后李氏為皇后庚寅詔以太師庫狄
干為太宰司徒彭樂為太尉司空潘相樂為司徒開府儀同三司
司馬子如為司空辛卯以前太尉清河王岳為使持節驃騎大將
軍司州牧壬辰詔曰自今已後諸有文啟論事并陳要密有司悉
為奏聞己亥以皇太子初入東宮赦畿內及并州死罪己下餘州
死降徒流己下一皆原免秋七月辛亥詔尊文襄妃元氏為文襄
皇后宮曰靜德又詔封文襄皇帝子孝琬為河間王孝瑜為河南
王乙卯以尚書令平原王隆之錄尚書事尚書左僕射平陽王淹
為尚書令又詔曰古人鹿皮為衣書囊成帳有懷盛德風流可想
其魏御府所有珍奇雜綵常所不給人者徒為畜積命宜悉出送
內後園以供七日晏賜八月詔郡國修立黌序廣延髦雋敦述儒
風其國子學生亦仰依舊詮補服膺師說研習禮經往者文襄皇

帝所建。蔡邕石經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學館。依次修立。又詔曰。有能直言正諫。不避罪辜。蹇蹇若朱雲。諤諤若周舍。開朕意。沃朕心。死于一人。利兼百姓者。必當寵以榮祿。待以不次。又曰。諸牧民之官。仰專意農桑。勤心勸課。廣收天地之利。以備水旱之災。庚寅。詔曰。朕以虛寡。嗣弘王業。思所以贊揚盛績。播之萬古。雖史官執筆。有闕無墜。猶恐緒言遺美。時或未書。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徒。或親奉音旨。或承傳傍說。凡可載之文籍。悉宜條錄。封上。甲午。詔曰。魏世議定麟趾格。遂為通制。官司施用。猶未盡善。可令羣官。更加論究。適治之方。先盡要切。引綱理目。必使無遺。九月癸丑。以散騎常侍車騎將軍領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麗王成。為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王公如故。詔梁侍中使持節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承制邵陵王蕭綸。

麟趾格

為梁王。庚午。帝如晉陽。拜辭山陵。是日。皇太子入居涼風堂。監總國事。冬十月己卯。備法駕御金輅入晉陽宮。朝皇太后於內殿。辛巳。曲赦并州太原郡晉陽縣及相國府四獄囚。癸未。茹茹國遣使朝貢。乙酉。以特進元韶為尚書左僕射。并州刺史段韶為尚書右僕射。景戌。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壬辰。罷相國府留騎兵外兵曹各立一省。別掌機密。十一月。周文帝率眾至陝城。分騎北渡。至建州。甲寅。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景寅。帝親戎出次城東。周文帝聞帝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退師。庚午。還宮。十二月丁丑。茹茹庫莫奚國竝遣使朝貢。辛丑。帝至晉陽。二年春正月丁未。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辛亥。有事于圓丘。以神武皇帝配。癸亥。親耕籍田于東郊。乙酉。前黃門侍郎元世寶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謀逆。免死。配邊。有事於太廟。甲戌。帝汎舟於

戎東二月壬辰太尉彭樂謀反伏誅壬寅茹茹國遣使朝貢三月
丙午襄城王清薨己未詔梁承制湘東王繹為梁使持節假黃鉞
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梁交州刺史李景盛梁州刺史馬嵩仁
義州刺史夏侯珍洽新州刺史李漢等並率州內附庚申司空司
馬子如坐事免夏四月壬辰梁王蕭繹遣使朝貢閏月乙丑室韋
國遣使朝貢五月丙戌合州刺史斛斯顯攻剋梁歷陽鎮丁亥高
麗國遣使朝貢是月侯景廢梁簡文立蕭棟為王六月庚午以前
司空司馬子如為太尉七月壬申茹茹遣使朝貢癸酉行臺郎邢
景遠破梁龍安戍獲鎮城李洛文己卯改顯陽殿為昭陽殿九月
壬申詔免諸伎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為白戶癸巳帝如趙定二
州因如晉陽冬十月戊甲起宣光建始嘉福仁壽諸殿庚申蕭繹
遣使朝貢丁卯文襄皇帝神主入于廟十一月侯景廢梁主僭即

偽位於建鄴自稱曰漢十二月中山王殂

前魏帝也

三年春正月丙申帝親討庫莫奚於代郡大破之獲雜畜十餘萬
分資將士各有差以奚口付山東為民二月茹茹王阿那瓌為突
厥虜所破瓌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瓌從弟登注侯利發注子庫
提並擁眾來奔茹茹餘眾立注次子鐵伐為王辛丑契丹遣使朝
貢三月戊子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為使持節南道大都督司徒潘
相樂為使持節東南道大都督及行臺辛術率眾南伐癸巳詔進
梁王蕭繹為梁主夏四月壬申東南道行臺辛術於廣陵送傳國
璽甲申以吏部尚書楊愔為尚書右僕射丙申室韋國遣使朝貢
六月乙亥清河王岳等班師丁未帝至自晉陽乙卯帝如晉陽九
月辛卯帝自并州幸離石冬十月乙未至黃櫨嶺仍起長城北至
社干戍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十一月辛巳梁王蕭繹即帝位於

傳國璽

起長城

五陵是為元帝遣使朝貢十二月壬子帝還宮戊午帝如晉陽
四年春正月丙子山胡圍離石戊寅帝討之未至胡已逃竄因巡
三堆戍大狩而歸戊寅庫莫奚遣使朝貢己丑改鑄新錢文曰常
平五銖二月送茹茹王鐵伐登注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為契丹
所殺國人復立登注為王仍為其大人阿富提等所殺國人復立
庫提為王夏四月戊戌帝還宮戊午西南有大聲如雷五月庚午
帝校獵於林慮山戊子還宮九月契丹犯塞壬午帝北巡冀定幽
安仍北討契丹冬十月丁酉帝至平州遂從西道趣長壘詔司徒
潘相樂率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辛丑至白狼城壬寅經昌黎
城復詔安德王韓軌率精騎四千東趣斷契丹走路癸卯至陽師
水倍道兼行掩襲契丹甲辰帝親踰山嶺為士卒先指麾奮擊大
破之虜獲十萬餘口雜畜數十萬頭樂又於青山大破契丹別部

所虜生口皆分置諸州是行也甘露頭袒膊晝夜不息行千餘里
唯食肉飲水壯氣彌厲丁未至營州丁巳登碣石山臨滄海十一
月己未帝自平州遂如晉陽閏月壬寅梁帝遣使來聘十二月己
未突厥復攻茹茹茹茹舉國南奔癸亥帝自晉陽北討突厥迎納
茹茹乃廢其王庫提立河那瓊子菴羅辰為王置之馬邑州給其
稟餼繒帛親追突厥於朔州突厥請降許之而還於是貢獻相繼
五年春正月癸巳帝討山胡從離石道遣太師咸陽王斛律金從
顯州道常山王演從晉州道倚角夾攻大破之斬首數萬獲雜畜
十餘萬道平石樓石樓絕險自魏世所不能至於是遠近山胡莫
不懾服是月周文帝廢西魏立齊王廓是為恭帝三月茹茹菴羅
辰叛帝親討大破之辰父子北遁太保賀拔仁坐違節度除名夏
四月茹茹寇肆州丁巳帝自晉陽討之至恒州黃瓜堆虜騎走陸

大軍已還帝率麾下千餘騎遇茹茹別部數萬四面圍逼帝神色自若指書形勢虜衆披靡遂縱兵潰圍而出虜不退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里獲菴羅辰妻子及生口三萬餘人五月丁亥地豆干契丹等國竝遣使朝貢丁未北討茹茹大破之六月茹茹率部衆東徙將南侵帝率輕騎於金山下邀擊之茹茹聞而遠遁秋七月戊子肅慎遣使朝貢壬辰降罪人庚戌帝至自北伐八月丁巳突厥遣使朝貢庚子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爲大保司空尉粲爲司徒太子太師侯莫陳相爲司空尚書令平陽王淹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爲尚書令中書令上黨王渙爲尚書左僕射乙亥儀同三司元旭以罪賜死丁丑帝幸晉陽己卯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平原王高隆之薨是月詔常山王演上黨王渙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等率衆於洛陽西南築伐惡城新城嚴城河南城九月帝親自臨幸

欲以致周師周師不出乃如晉陽冬十月西魏伐梁元帝於江陵詔清河王岳河東王潘相樂平原王段韶等率衆救之未至而江陵陷梁元帝爲西魏將于謹所殺梁將王僧辯在建康共推晉安王蕭方智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承制置百官十二月庚申帝北巡至達速嶺覽山川險要將起長城六年春正月壬寅清河王岳以衆軍渡江尅夏首送梁郢州刺史陸法和詔以梁散騎常侍貞陽侯蕭明爲梁王遣尚書左僕射上黨王渙率衆送之二月甲子以陸法和爲使持節都督荆雍江巴梁益湘萬交廣十州諸軍事太尉公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梁鎮北將軍侍中荊州刺史宋蒞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郢州刺史甲戌上黨王渙尅譙郡三月丙戌上黨王渙尅東關斬梁將裴之橫俘斬數千景申帝至自晉陽封世宗二子孝珩爲廣寧王延宗爲

安德王戊戌帝臨昭陽殿聽獄決訟夏四月庚申帝如晉陽丁卯
 儀同蕭軌克梁晉熙城以為江州戊寅突厥遣使朝貢梁反人李
 山花自號天子逼魯山城五月乙酉鎮城李仲偁擊斬之庚寅帝
 至自晉陽蕭明入于建鄴丁未茹茹遣使朝貢六月壬子詔曰梁
 國違禍至喪臣離邊彼炎方盡生荆棘興亡繼絕義在於我納以
 長君拯其危弊比送梁主已入金陵藩禮既修分義方篤越鳥之
 思豈忘南枝凡是梁民宜聽反國以禮發遣丁卯帝如晉陽壬申
 親討茹茹甲戌諸軍大會於祁連池乙亥出塞至庫狄谷百餘里
 內無水泉六軍渴乏俄而大雨以寅梁主蕭明遣其子章稟侍中
 表泌兼散騎常侍楊裕奉表朝貢秋七月己卯帝頓白道留韜重
 親率輕騎五千追茹茹壬午及於懷朔鎮帝躬當矢石頻大破之
 遂至沃野獲其俟利藹焉乃婁阿帝吐頭發郁久閭狀延等并下
 二萬餘牛羊數十萬頭茹茹俟利郁久閭李家提率部人數百降
 壬辰帝還晉陽九月乙卯帝至自晉陽冬十月梁侍陳霸先襲王
 僧辯殺之廢蕭明復立蕭方智為王辛亥帝如晉陽十一月丙戌
 高麗遣使朝貢梁秦州刺史徐嗣輝南豫州刺史任約等襲據石
 頭城竝以州內附壬辰大都督蕭軌率眾至江遣都督柳達摩等
 渡江鎮石頭東南道行臺趙彥深獲秦郡等五城戶二萬餘所在
 安緝之己亥太保司州牧清河王岳薨是月柳達摩為霸先攻逼
 以石頭降十二月戊申庫莫奚遣使朝貢是年發夫一百八十萬
 人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餘里
 七年春正月甲辰帝至自晉陽於鄴城西馬射大集眾庶而觀之
 二月辛未詔常山王演等於涼風堂讀尚書奏按論定得失帝親
 決之三日丁酉大都督蕭軌等率眾濟江夏四月乙丑儀同婁叔

築長城

率眾討魯陽蠻大破之丁亥詔造金華殿五月景申漢陽王洽薨
 是月帝以肉為斷慈遂不復食六月乙卯蕭軌等與梁師戰於鍾
 山之西遇霖雨失利軌及都督李希光王敬寶東方老軍司裴英
 起竝沒士卒散還者十二三乙丑梁湘州刺史王琳獻馴象是年
 修廣三臺宮殿秋七月己亥大赦天下八月庚申帝如晉陽九月
 甲辰庫莫奚遣使朝貢冬十月丙戌契丹遣使朝貢是月發山東
 寡婦二千六百人以配軍士有夫而濫奪者五分之一是月周文
 帝殂十一月壬子詔曰崐山作鎮厥號神州瀛海為池是稱赤縣
 蒸民乃粒司牧存焉王者之制沿革迭起方割成災肇分十二水
 土既平還復九州道或繁簡義在通時殷因於夏無所改作然則
 日月纏於天次王公國於地野皆所以上叶玄儀下符川嶽逮于
 秦政鞭撻區寓能侯置守天下為家洎兩漢承基醫馬屬統其間

損益難以勝言魏自孝昌之季數鍾澆否祿去公室政出多門衣
 冠道盡黔首塗炭銅馬鐵脛之徒黑山青犢之侶梟張晉趙豕突
 燕秦綱紀從茲而頽彘章因此而紊是使豪家大族鳩率卿部託
 迹勤王規自署置或外家公主女謁內成昧利納財啟立州郡離
 大合小本逐時宜剖竹分符蓋不獲已牧守令長虛增其數求功
 錄實諒足為煩損害公私為弊殊久既乖為政之禮徒有驅羊之
 費白爾因循未遑刪改朕寅膺寶曆恭臨八荒建國經野務存簡
 易將欲鎮蹕歸靜反薄還淳苟失其中理從刊正傍觀舊史逃聽
 前言周曰成康漢稱文景編戶之多古今為最而丁口減於疇日
 守令倍於昔辰非所以馭俗調風示民就物且五嶺內實三江迴
 化拓土開疆利窮南海但要荒之所舊多浮偽百室之邑便立州
 名三戶之民空張郡目譬諸木犬猶彼泥龍循名督實事歸烏有

今所併省一依別制於是併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二鎮二十六戍人制刺史令盡行兼不給幹物十二月西魏相宇文覺受魏禪先是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築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八年春三月大熱人或暍死夏四月庚午詔諸取蝦蟇蜺蛤之類悉令停斷唯聽捕魚乙酉詔公私鷹鷂俱亦禁絕以太師咸陽王斛律金為右丞相前大將軍扶風王可朱渾道元為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為太保尚書令常山王演為司空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尚書令尚書右僕射楊愔為尚書左僕射以併省尚書右僕射崔暹為尚書右僕射上黨王渙錄尚書事是月帝在城東馬射敕京師婦女悉赴觀不赴者罪以軍法七日乃止五月辛酉冀州民劉向於京師謀逆黨與皆伏誅秋八月己巳庫莫奚遣使朝

貢庚辰詔丘郊禘祫時祀皆仰市取少牢不得割割有司監視必令豐備農社先蠶酒肉而已雩禱風雨司民司祿靈星雜祀果餅酒脯唯當務盡誠敬義同如在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畿內八郡大蝗是月飛至京師蔽日聲如風雨甲辰詔今年遭蝗之處免租是月周冢宰宇文護殺其主閔帝而立帝弟毓是為明帝冬十月乙亥陳霸先弒其主方智自立是為陳武帝遣使稱藩朝貢是年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九年春二月丁亥降罪人已丑詔限仲冬一月燎野不得他時行火損昆蟲草木三月丁酉帝至自晉陽夏四月辛巳大赦是夏大旱帝以祈雨不應毀西門豹祠掘其冢山東大蝗差夫役捕而坑之是月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以城叛入於周五月辛巳尚書令

昭和三十七年二月
八月初十日
百納本此書自補

長廣王湛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平秦王歸彥為尚書左僕射。甲辰以前尚書左僕射楊愔為尚書令。六月乙丑帝自晉陽北巡。己至祈連池。戊寅還晉陽。秋七月辛丑給京畿老人劉叔等九百四十三人版職及杖帽各有差。戊申詔趙燕瀛定南營五州及司州廣平清河二郡去年蝨滯損田兼春夏少雨苗稼薄者免今年租賦。八月乙丑至自晉陽。甲戌帝如晉陽。是月陳江州刺史沈泰以三千人內附。先是發丁匠三十餘萬營三臺於鄴下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遊豫園。至是三臺成。改銅雀曰金鳳。金獸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十一月甲午帝至自晉陽。登三臺。御乾象殿。朝讌羣臣。竝命賦詩。以宮成。丁酉大赦內外。文武普汎一大階。丁巳梁湘州刺史王琳遣使請立蕭莊為梁主。仍以江州內屬。令莊居之。十二月癸酉詔梁王蕭莊為梁主。進居九派。代寅以太傅可

大莊嚴寺

禪居深觀

朱渾道元為太師。司徒尉粲為太尉。荊州刺史段韶為司空。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為大司馬。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司徒。正月。起大莊嚴寺。是年殺永安王浚。上無王漁。十年春正月戊戌以司空侯吳陳相為大將軍。甲寅帝如遼陽。甘露寺。乙卯詔於麻城置衛州。一月丙戌帝於甘露寺禪居深觀。至自遼陽。是月梁主蕭莊至鄧州。遣使朝貢。閏四月丁酉以司牧彭城王浹為司空。侍中高陽上提為尚書右僕射。乙巳以司空彭城王浹兼太尉。封皇子紹廉為長樂郡王。五月癸未誅始平公元世。東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家。特進元韶等十九家。竝令禁止。六月。陳武帝殂。兄子蒨立。是為文帝。秋八月戊戌封皇太子紹義為廣陽郡王。以尚書右僕射河間王孝琬為尚書左僕射。癸卯詔諸

軍民或有祖父改姓冒入元氏或假託攜認妄稱姓元者不問世數遠近悉聽改復本姓九月己巳帝如晉陽是月使鄴懷則陸仁惠使於蕭莊冬十月甲午帝暴崩於晉陽宮德陽堂時年三十一遺詔凡諸凶事一依儉約三年之喪雖曰達禮漢文革朔通行自昔義有存焉同之可也喪月之斷限以三十六日嗣王百察內外遐邇奉制割情悉從公除癸卯發喪斂於宣德殿十一月辛未梓宮還京師十二月乙酉殯於太極前殿

乾明元年二月丙申葬於武寧陵謚曰文宣皇帝廟號威宗武平初又改為文宣廟號顯祖帝少有大度志識沉敏外柔內剛果敢能斷雅好吏事測始知終理劇處繁終日不倦初踐大位留心政術以法馭下公道為先或有違犯憲章雖密戚舊勳必無容舍內外清靖莫不祇肅至於軍國幾策獨決懷抱規模宏遠有人君大

隋末既馳牛驥不施
魏末既馳牛驥不施
去衣恥聘徒者不堪
居之自若親率貴臣
古近習皆從錯雜無復
差等徵集淫逸分什
官朝夕臨視以為娛樂
凡諸殺害多令文解
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河
醜既之彌以狂或至於
年各言見諸物亦云
關與多聲情有甚者
以在誅戮諸元宗室
咸加屠戮永中上堂地
殺完酷高陸之高陸
杜弼王元景李德之等
皆以非罪相害皆長
陽以禍亂則都督
羅應手即死之化三
士光殿上以鏡鏡
出而至於此
李開府家
皆歸於世
羅中使出斬之日
醜匪不可勝紀
情各懷心事而素

略又以三方鼎峙諸夷未賓修繕甲兵簡練士卒左右宿衛置百保軍士每臨行陣親當矢石鋒刃交接唯恐前敵之不多屢犯艱危常致克捷常於東山遊讌以關隴未平投杯震怒召魏收於御前立為詔書宣示遠近將再西伐是歲周文帝殂西人震恐常為度隴之計既征伐四克威振戎夏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連耽酒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謳不息從旦通宵以夜繼晷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散髮胡服唯衣錦綵拔刃張弓遊於市肆勳戚之第朝夕臨幸時成災因而致斃口時成災論曰高祖平定四胡威權延世遷鄴之後雖主器有人號令所如政皆自出顯祖因循鴻業內外協從自朝及野羣心屬望東魏之地舉世樂推曾未期月玄暹集已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翕斯致治其後縱酒肆伏事極猖昏邪殘暴近世未有饗

斷臨下加之點識遺記
一審戰栗不敢發非
文武臣臣則不諫少
多所管轄一自役第
舉國歸檢公私弊整
凡諸賞賚無復節
府藏之積遂至空
虛自皇太后請王及
內外勳舊恐懼危悚
計無所出歸于末年
不能進食唯飲酒
麴藥以自斃

國弗永實由斯疾胤嗣殄絕固亦餘殃者也

賀曰天保定位受終攸屬奄宅區夏爰膺帝籙勢叶謳歌情毀龜
玉始存政術聞斯德音罔遵克念乃肆其心窮理殘虐盡性荒淫

北齊書卷四 帝紀第四

北齊書卷五 帝紀第五

廢帝

廢帝殷字正道文宣帝之長子也母曰李皇后天保元年立為皇
太子時年六歲性敏慧初學反語於跡字下注云自反時侍者未
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傍亦為跡豈非自反耶常宴北宮獨令河
間王勿入左右問其故太子曰世宗遇賊處河間王復何宜在此
文宣每言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立太原王初詔國子
博士李寶鼎傳之寶鼎卒復詔國子博士邢峙侍講太子雖富於
春秋而溫裕開朗有人君之度貫綜經業省覽時政甚有美名七
年冬文宣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於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親
自臨聽太子手筆措問在坐莫不歎美九年文宣在晉陽太子監

二月八日夜雨

蘇州刺史
氏南

蘇州刺史
氏南

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變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匹後文宣登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文宣怒親以馬鞭撞太子三下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時復昏擾十年十一月文宣崩癸卯太子即帝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內外百官普加汎級亡官失爵聽復資品庚戌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詔九州軍人七十已上授以板職武官年六十已上及癯病不堪驅使者並皆放免土木營造金銅鐵諸雜作工一切停罷十一月乙卯以右丞相咸陽王斛律金為左丞相以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為太傅以司徒長廣王湛為太尉以司空段韶為司徒以

平陽王淹為司空高陽王湜為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為司州牧侍中燕子獻為右僕射戊午分命使者巡省四不求政得失省察風俗問人疾苦十二月戊戌改封上黨王紹仁為漁陽王紹義為范陽王長樂王紹廣為隴西王是歲周武成元年乾明元年庚辰春正月癸丑朔改元己未詔寬徭賦癸亥高陽王湜薨是月車駕至自晉陽癸亥以太傅常山王演為大師錄尚書事以太尉長廣王湛為大司馬并省錄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彥為司空趙郡王叡為尚書左僕射詔諸元良口配沒宮內及賜人者並放免甲辰帝幸芳林園親錄囚徒死罪已下降免各有差乙巳太師常山王演矯詔誅尚書令楊愔尚書左僕射燕子獻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散騎常侍鄭子默戊申以常山王演為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大司馬長

廣王湛為太傅京畿大都督以司徒段韶為大將軍以前司空平陽王淹為太尉以司空平秦王歸彥為司徒彭城王浹為尚書令又以高麗王世子湯為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是月王琳為陳所敗蕭莊自拔至和州三月甲寅詔軍國事皆申晉陽稟大丞相常山王規竿壬申封文襄第二子孝珩為廣寧王第三子長恭為蘭陵王夏四月癸亥詔河南定冀趙瀛滄南膠光青九州往因蝨水頗傷時稼遣使分塗贍恤是月周明帝崩五月壬子以開府儀同三司劉洪徽為尚書右僕射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令廢帝為濟南王令食一郡以大丞相常山王演八纂大統之日王居別宮皇建二年九月殂於晉陽年十七帝聰慧夙成寬厚仁智天保間雅有令名及承大位楊愔燕子獻宋欽道等同輔以常山王地親望重內外畏服加以文宣初崩之日太后本欲立之

蘭陵王長恭

是

故愔等竝懷猜忌常山王憂悵乃白太后誅其黨時平秦王歸彥亦預謀焉皇建二年秋天文告變歸彥慮有後害仍白孝昭以王當咎乃遣歸彥馳驅至晉陽宮殺之王薨後孝昭不豫見文宣為崇孝昭深惡之厭勝術備設而無益也薨三旬而孝昭崩大寧二年葬於武寧之西北謚閔悼王初文宣命邢邵制帝名殷字正道帝從而尤之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邵懼請改焉文宣不許曰天也因謂孝昭帝曰奪但奪慎勿殺也

殷家弟及
此句不得正解
以殷世代以弟繼
兄弟相繼當時
有此語言文宣
引以為說故他日
得正解可補正也

此卷與北史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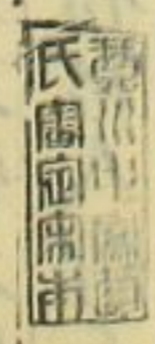
無文宣不稱曰天也... 帝崩而次之曰... 平華公知冠之西... 崇孝即恭親之祖... 當者代恭親之祖... 亦所屬書其後二... 亦所屬書其後二... 亦所屬書其後二...

二月九日夜中雨
為小室期未晴

北齊書卷六
帝紀第六

孝昭

孝昭皇帝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之母弟也幼而
英特早有大成之量武明皇太后早所愛重魏元象元年封常山
郡公及文襄執政遣中書侍郎李同軌就霸府為諸弟師帝所覽
文籍源其指歸而不好辭彩每歎云雖盟津之師左駿震而不劬
以為能遂篤志讀漢書至李陵傳恒壯其所為焉聰敏過人所與
遊處一知其家諱終身未嘗誤犯同軌病卒又命開府長流參軍
刁柔代之性嚴褊不適誘訓之宜中被遣出帝送出閣慘然斂容
淚數行下左右莫不歔欷其敬業重舊也如此天保初進爵為王
五年除并省尚書令帝善斷割長於文理省內畏服七年從文宣



還鄴。文宣以尚書奏事多有異同，令帝與朝臣先論定得失。然後敷奏。帝長於政術，剖斷咸盡其理。文宣歎重之。八年，轉司空。錄尚書事。九年，除大司馬，仍錄尚書。時文宣溺於遊宴，帝憂憤，表於神色。文宣覺之，謂帝曰：「但令汝在我，何為不縱樂？」帝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文宣亦大悲，抵杯於地，曰：「汝以此嫌我，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杯，盡皆壞棄。後益沈湎，或入諸貴戚家，肉力批拉，不限貴賤。唯常山王至，內外肅然。帝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晞以為不可，帝不從。帝離之陰為帝，廣求淑媛，望移其寵。帝雖承旨有納，而情義彌重。帝性頗嚴，尚書郎中剖斷有失，輒加捶楚。令史姦慝，便即考竟。文宣乃立帝於前，以刀環擬脇，召被帝罰者，臨以白刃，求帝之短，咸無所陳。方見解釋，自是不許笞箠。郎中後賜帝，魏時宮人醒而忘。

之謂帝擅取，遂以刀環亂築，因此致困。皇太后日夜啼泣，文宣不知所為。先是禁友王晞，乃捨之。令侍帝。帝餘月，漸瘳，不敢復諫。及文宣崩，帝居禁中，護喪事。幼主即位，乃即朝班。除太傅，錄尚書朝政。皆決於帝。月餘，乃居藩邸。自是詔敕多不關帝。客或言於帝曰：「鷲鳥捨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屢出？」乾明元年，從廢帝赴鄴，居于領軍府。時楊愔、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鄭子默等以帝威望既重，內懼權逼，請以帝為太師。司州牧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大司馬，錄并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帝時以尊親，而見猜斥，乃與長廣王期，謀之於野。三月甲戌，帝初上省，且發領軍府。大風暴起，壞所御車幔。帝甚惡之。及至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數行，於坐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等於坐，帝戎服與平原王段韶、平秦王高歸彥、領軍劉洪徽。

入自雲龍門於中書省前遇散騎常侍鄭子默又執之同斬於鍾
府之內帝至東閣門都督成休寧抽刃呵帝帝令高歸彥喻之休
寧厲聲大呼不從歸彥既爲領軍素爲兵士所服悉皆弛仗休寧
歎息而罷帝入至昭陽殿幼主太皇太后皇太后竝出臨御坐帝
奏情等罪求伏專擅之辜時庭中及兩廊下衛士二千餘人皆被
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又被文宣重遇撫刃思效廢帝世
吃訥兼倉卒不知所言太皇太后又爲皇太后誓言帝無異志唯
云逼而已高歸彥救勞衛士解嚴永樂乃內刀而泣帝乃令歸彥
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入守門閣斬娥永樂於園詔以
帝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相府佐史進位一等帝尋
如晉陽有詔軍國大政咸諮決焉帝既當大位知無不爲擇其令
典考綜名實廢帝恭己以聽政太皇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帝統

大業

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卽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改乾明元年
爲皇建詔奉太皇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宮曰昭
信乙酉詔自太祖創業已來諸有佐命功臣子係絕滅國統不傳
者有司搜訪近親以名聞當量爲主後諸郡國老人各授版職賜
黃帽鳩杖又詔塞正之士竝聽進見陳事軍人戰亡死王事者以
時申聞當加榮贈督將朝士名望素高位歷通顯天保以來未蒙
追贈者亦皆錄奏又以廷尉中丞執法所在繩違按罪不得雜文
弄法其官奴婢年六十已上免爲庶人戊子以太傅長廣王湛爲
右丞相以太尉平陽王淹爲太傅以尚書令彭城王浹爲大司馬
壬辰詔分遣大使巡省四方觀察風俗問人疾苦考求得失搜訪
賢良甲午詔曰昔武王克殷先封兩代漢魏二晉無廢茲典及元

二月九日夜中雪

古典

國子寺

大學

氏統歷不率舊章朕纂承大業思弘古典但二王三恪舊說不同
 可議定是非列名條奏其禮儀體式亦仰議之又詔國子寺可備
 立官屬依舊置生講習經典歲時考試其文襄帝所運石經宜即
 施列於學館外州大學亦仰典司勤加督課景申詔九州勲人有
 重封者聽分授子弟以廣骨肉之恩九月壬申詔議定三祖樂冬
 十一月辛亥立妃元氏為皇后世子自年為皇太子賜天下為父
 後者爵一級癸丑有司奏太祖獻武皇帝廟宜奏武德之樂舞昭
 烈之舞世宗文襄皇帝廟宜奏文德之樂舞宣政之舞獻祖文宣
 皇帝廟宜奏文正之樂舞光大之舞詔曰可庚申詔以故太師尉
 景故太師竇泰故太師太原王婁昭故太宰章武王暉狄干故太
 尉段榮故太師万侯普故司徒蔡儁故太師高乾故司徒莫多婁
 貸文故太保劉貴故太保封祖裔故廣州刺史王懷十三人配饗

太祖廟庭故太師清河王岳故太宰安德王韓軌故太宰扶風王
 可朱渾道元故太師高昂故大司馬劉豐故太師万侯受洛于故
 太尉慕容紹宗七人配饗世宗廟庭故太尉河東王潘相樂故司
 空薛修義故太傅破六韓常三人配饗顯祖廟庭是月帝親戎北
 討庫莫奚出長城虜奔遼分兵致討大獲牛馬括總入晉陽官十
 二月景午車駕至晉陽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圓丘壬子禘於太廟癸丑詔降罪人各有差
 二月丁丑詔內外執事之官從五品已上及三府主簿錄事參軍
 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二年之內各
 舉一人冬十月景子以尚書令彭城王浹為太保長樂王尉粲為
 太尉已酉野雉栖于前殿之庭十一月甲辰詔曰朕嬰此暴疾奄
 忽無逮今嗣子冲眇未開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德右丞相長廣

王湛研機測化體道居宗人雄之望海內瞻仰同胞共氣家國所
憑可遣尚書左僕射趙郡王叡喻旨徵王統茲大寶其喪紀之禮
一同漢文三十六日悉從公除山陵施用務從儉約先是帝不豫
而無嗣聽覽是月崩於晉陽宮時年二十七太寧元年閏十二月
癸卯梓宮還鄴上謚曰孝昭皇帝庚午塋於文靖陵帝聰敏有識
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望風表迥然獨秀
自居臺省留心政術閒明簿領吏所不逮及止位宸居彌所冠勵
輕徭薄賦勤恤人隱內無私寵外收人物雖后父位亦特進無別
日昃臨朝務知人之善惡每訪問左右與獲直言曾問舍人裴澤
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符古昔而有
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
萬幾慮不周悉故致爾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疎滯澤因

竈遇其樂聞過也如此趙郡王叡與庫狄顯安侍坐帝曰須拔我
同堂弟顯安我親姑子今序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
顯安曰陛下多妄言曰若何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
以爲非而今行之非妄言耶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
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來久將整之以至無
爲耳又問王晞晞答如顯安皆從容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
南宮帝行不正履容色貶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殿去南宮五百
餘步雞鳴而去辰時方還來去徒行不乘輿輦太后所苦小增便
卽寢伏閣外食飲藥物盡皆躬親太后常心痛不自堪恐帝立侍
惟前以爪掐手心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雖斷有謀于
時國富民強將雪神武遺恨意在頓駕半陽爲進取之策遠圖不
遂惜哉初帝與濟南約不相害及與駕在晉陽武成鎮鄴望氣者

云鄴城有天子氣。帝常恐濟南復興。乃密行鴆毒。濟南不從。乃扼而殺之。後頗愧悔。初苦內熱。頻進湯散。時有尚書令史姓趙。於鄴見文宣。從楊情。燕子獻等西行。言相與復讎。帝在晉陽宮。與毛夫人亦見焉。遂漸危篤。備禳厭之事。或煮洲四灑。或持炬燒。遂諸厲方出。殿梁騎棟上。歌呼自若。了無懼容。時有天狗下。乃於其所講武。以厭之。有兔驚馬。帝墜而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若三帝不對。太后怒曰。殺去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臨終之祭。唯扶服牀枕。叩頭求哀。遣使詔追長廣王入纂大統。手書云。宜將吾妻子置一好處。勿學前人也。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已。遷鄴之後。雖王器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外叶從。自朝及野。羣心屬望。東魏之地。舉國樂推。曾未期月。遂登宸極。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

之間。朝野安乂。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未有。饗國不永。實由斯疾。濟南繼業。大革其弊。風教粲然。搢紳稱幸。股肱輔弼。雖懷厥誠。既不能贊弘道德。和睦親懿。又不能遠慮防身。深謀衛主。應斷不斷。自取其咎。臣既誅夷君。尋廢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爾。孝昭早居臺閣。故事通明。人吏之間。無所不委。文宣崩後。大革前弊。及臨尊極。留心更深。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封先代之胤。且敦學校之風。徵召英賢。文武畢集。于時周氏朝政。後於宰臣。主將相猜。不無危殆。乃膾關右。實懷兼并之志。經謀宏遠。實當代之明主。而降年不永。其故何哉。豈幽顯之間。實有報復。將齊之基宇。止存於斯。欲帝大之。天不許也。

大寧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卽位於南宮大赦改皇建二年爲大寧乙卯以司徒平秦王歸彥爲太傅以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爲尚書令以太尉尉粲爲太保以尚書令段韶爲大司馬以豐州刺史婁叡爲司空以太傅平陽王淹爲太宰以太保彭城王浟爲太師錄尚書事以冀州刺史博陵王濟爲太尉以中書監任城王潛爲尚書左僕射以并州刺史斛律光爲右僕射封昭皇帝太子百年爲樂陵郡王庚申詔大使巡行天下求政善惡問人疾苦擢進賢良是歲周武帝保定元年

河清元年春正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太廟景戌立妃胡氏爲皇后子緯爲皇太子大赦內外百官普加洗級諸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己亥以前定州刺史馮翊王潤爲尚書左僕射詔斷屠殺以順春令二月丁未以太宰平陽王淹爲青州刺

史太傅領司徒以領軍大將軍宗師平秦王歸彥爲太宰冀州刺史乙卯以兼尚書令任城王潛爲司徒詔散騎常侍崔瞻聘于陳夏四月辛丑皇太后婁氏崩乙巳青州刺史上言今月庚寅河濟清以河濟清改大寧二年爲河清降罪人各有差五月甲申祔葬武明皇后於義平陵己丑以尚書右僕射斛律光爲尚書令秋七月太宰冀州刺史平章王歸彥據土反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計擒之乙未斬歸彥并其三子及黨與二十人於都市丁酉以大司馬段韶爲太傅以司空婁叡爲司徒以太傅平陽王淹爲太宰以尚書令斛律光爲司空以太子太傅趙郡王叡爲尚書令中書監河間王孝琬爲尚書左僕射癸亥行幸晉陽陳人來聘冬十一月丁丑詔兼散騎常侍封孝琬使於陳十二月景辰車駕至自晉陽是歲殺太原王紹德

試秀才

二年春正月乙亥帝詔臨朝堂策試秀才以太子少傅魏收為兼尚書右僕射已卯兼右僕射魏收以阿縱除名丁丑以武明皇后配祭北郊辛卯帝臨都亭錄見囚降在京罪人各有差三月乙丑詔司空斛律光督五營軍士築戍於軹關壬申室韋國遣使朝貢景戌以兼尚書右僕射趙彥琛為左僕射夏四月并汾京東雍南汾五州蟲旱傷稼遣使賑恤戊午陳人來聘五月壬午詔以城南雙堂閭位之苑廼造大總持寺六月乙巳齊州言濟河水口見八龍升天乙卯詔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使于陳庚申司州牧河南王孝瑜薨秋八月辛丑詔以三臺宮為大興聖寺冬十二月癸巳陳人來聘已酉周將楊忠帥突厥阿史那木可汗等二十餘萬人自恒州分為三道殺掠吏人是時大雨雪連月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霜晝下雨血於太原戊午帝至晉陽已未周軍逼并州又遣大

大總持寺

大興聖寺

將軍達奚武帥眾數萬至東雍及晉州與突厥相應是歲室韋庫莫奚靺鞨契丹竝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庚申朔周軍至城下而陳戰於曉西周軍及突厥大敗人畜死者相枕數百里不絕詔平原王段韶追出塞而還三月辛酉以律令班下大赦已巳盜殺大師彭城王浹庚辰以司空律光為司徒以侍中武興王普為尚書左僕射甲申以尚書令馮翊王潤為司空夏四月辛卯詔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使於陳五月甲子帝至自晉陽壬午以尚書令趙郡王劼為錄尚書事以前司徒婁叡為太尉甲申以太傅段韶為大師丁亥以太尉任城王湝為大將軍壬辰行幸晉陽六月庚子大雨晝夜不息至甲辰乃止是月晉陽訛言有鬼兵百姓競擊銅鐵以捍之殺樂陵王百年歸宇文媼于周秋九月乙丑封皇子綽為南陽王儼為東平王是月

北齊書七

歸聞媼于周陳人來聘突厥寇幽州入長城虜掠而還閏月乙未
詔遣十二使巡行水潦州免其租調乙巳突厥寇幽州周軍三道
竝出使其將尉遲迥寇洛陽楊標入軹關權景宣趣懸瓠冬十
一月甲午迥等圍洛陽戊戌詔兼散騎常侍劉逖使於陳甲辰太
尉婁獻大破周軍於軹關擒楊標十二月乙卯豫州刺史王士良
以城降周將權景宣丁巳帝自晉陽南討己未太宰平陽王淹薨
壬戌太師段韶大破尉遲迥等解洛陽圍丁卯帝至洛陽免洛州
經周軍處一年租賦赦州城內死罪已下囚己巳以太師段韶為
太宰以司徒斛律光為太尉并州刺史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壬
申帝至武牢經滑臺次於黎陽所經減降罪人景子車駕至自洛
陽是歲高麗靺鞨新羅竝遣使朝貢山東大水饑死者不可勝計
詔發賑給事竟不行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大將軍任城王潛為大司馬辛未幸晉陽二
月甲寅詔以新羅國王金真興為使持節東夷校尉樂浪郡公新
羅王壬申以年穀不登禁酤酒己卯詔減百官食稟各有差三月
戊子詔給西兗梁滄趙州司州之東郡陽平清河武都冀州之長
樂渤海遭水潦之處貧下戶粟各有差家別斗升而已又多不付
是月彗星見有物隕於殿庭如赤漆鼓帶小鈴殿上石自起兩兩
相對又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
齒絕白長出於脣帝直宿嬪御已下七百人咸見焉帝又夢之夏
四月戊午大將軍東安王婁叡坐事免乙亥陳人來聘太史奏天
文有變其占當有易王景子乃使太宰段韶兼太尉持節奉皇帝
璽綬傳位於皇太子大赦改元為天統元年百官進級降罪各有
差又詔皇太子妃斛律氏為皇后於是羣公上尊號為太上皇帝

軍國大事咸以奏聞始將傳政使內參乘子尚乘驛送詔書於鄴子尚出晉陽城見人騎隨後忽失之尚未至鄴而其言已布矣天統四年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於鄴宮乾壽堂時年三十二尊曰武成皇帝廟號世祖五年二月甲申葬於永平陵

此卷與北史同蓋原本闕逸取北史補填也

北齊書卷七 帝紀第七終

魏川世圖
氏南

北齊書卷八

帝紀第八

後主

幼主

後主諱緯字仁綱武成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胡皇后夢於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天保七年五月五日生帝於并州邸帝少美容儀武成特所愛寵拜王世子及武成入纂大業大業二年正月景戌立為皇太子河清四年武成禪位於帝

天統元年夏四月景子皇帝即位於晉陽宮大赦改河清四年為天統丁丑以太保賀拔仁為太師太尉侯莫陳相為太保司空馮翊王潤為司徒錄尚書事趙郡王叡為司空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為尚書令庚寅以瀛州刺史尉粲為太尉斛律光為大將軍

魏川世圖
氏南

東安王婁叡為太尉尚書僕射趙彥深為左僕射六月壬戌彗星出
文昌東北其大如手後稍長乃至丈餘百日乃滅己巳太上皇帝
詔兼散騎常侍王季高使於陳秋七月乙未太上皇帝詔增置都
水使者一人冬十一月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己丑太上皇帝
詔改太祖獻武皇帝為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為武明皇
后其文宣謚號委有司議定十二月庚戌太上皇帝幸於北郊壬
子狩於南郊乙卯狩於西郊壬戌太上皇帝幸晉陽丁卯帝至自
晉陽庚午有司奏改高祖文宣皇帝為威宗景烈皇帝是歲高麗
契丹靺鞨並遣使朝貢河南大疫
二年景戌春正月辛卯祀圓丘癸巳祫祭於太廟詔降罪人各有
差景申以吏部尚書尉瑾為尚書右僕射庚子行幸晉陽二月庚
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壬子陳人來聘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

三臺施興聖寺以旱故降禁囚夏四月陳文帝殂五月乙酉以兼
尚書左僕射武興王普為尚書令己亥封太上皇帝子儼為東平
王仁弘為齊安王仁固為北平王仁英為高平王仁光為淮南王
六月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韋道儒聘於陳秋八月太上皇帝
幸晉陽冬十月己卯以太保侯莫陳相為太傅大司馬任城王湝
為太保太尉婁叡為大司馬徙馮翊王潤為太尉開府儀同三司
韓祖念為司徒十一月大雨雪盜竊太廟御服十二月乙丑陳人
來聘是歲殺河間王孝琬突厥靺鞨國並使朝貢於周為天和元
年

三年春正月壬辰太上皇帝至自晉陽乙未大雪平地二尺戊戌
太上皇帝詔京官執事散官三品已上各舉三人五品已上各舉
二人稱事七品已上及殿中侍御史尚書都檢校御史主書及門

下錄事各舉一人。鄴宮九龍殿災，延燒西廊。二月壬寅朔，帝加元服，大赦九州職人，各進四級。內外百官普進二級。夏四月癸丑，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使於陳。五月甲午，太上皇帝詔以領軍大將軍東平王儼為尚書令。乙未，大風晝晦，發屋拔樹。六月己未，太上皇帝詔封皇子仁機為西河王，仁約為樂浪王，仁儉為潁川王，仁雅為安樂王，仁統為丹陽王，仁謙為東海王。閏六月辛巳，左丞相斛律金薨。壬午，太上皇帝詔尚書令東平王儼錄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趙彥深為尚書令，并省尚書左僕射。婁定遠為尚書左僕射，中書監徐之才為右僕射。秋八月辛未，太上皇帝詔以太保任城王湝為太師，太尉馮翊王潤為大司馬，太宰段韶為左丞相，太師賀拔仁為右丞相，太傅侯莫陳相為太宰，大司馬婁叡為太傅，大將軍斛律光為太保，司徒韓祖念為大將軍，司空

趙郡王叡為太尉，尚書令東平王儼為司徒。九月己酉，太上皇帝詔諸寺署所縮雜保戶姓高者。天保之初，雖有優赦，權假力用，未免者，今可悉蠲雜戶。任屬郡縣一准平人。丁巳，太上皇帝幸晉陽。是秋，山東大水，人饑，僵屍滿道。冬十月，突厥大莫婁室韋百濟靺鞨等國各遣使朝貢。十一月甲午，以晉陽大明殿成，故大赦文武百官，進二級，免并州、居城、太原一郡來年租賦。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十二月己巳，太上皇帝詔以故左丞相趙郡王琛配饗神武廟庭。

四年正月，詔以故清河王岳、河東王潘相樂十人，並配饗神武廟庭。癸亥，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鄭大護使於陳。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司徒東平王儼為大將軍，南陽王綽為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徐顯秀為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廣寧王孝珩為尚書令。夏四月

職人
細作之務

月辛未鄴宮昭陽殿災及宣光瑤華等殿辛巳太上皇帝幸晉陽
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為左僕射中書監和士開為右
僕射壬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自正月不雨至於是月六月甲子
朔大雨甲申大風拔木折樹是月彗星見于東井秋九月景申皇
人來通和太上皇帝詔侍中斛斯文略報聘于周冬十月辛巳以
尚書令廣寧王孝珩為錄尚書左僕射胡長仁為尚書令右僕射
和士開為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為右僕射十一月壬辰太上皇帝
詔兼散騎常侍李勣使於陳是月陳安成王瑒廢其主伯宗而自
立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景子大赦九州職人普加一級內外
百官竝加兩級戊寅太上皇后尊號為皇太后甲申詔細作之務
及所在百工悉罷之又詔掖庭晉陽中山宮人等及鄴下并州太
官官口二處其年六十已上及有癯患者仰所司簡放庚寅詔天

保七年已來諸家緣坐配流者所在令還是歲契丹靺鞨國竝遣
使朝貢

大莫婁國

五年春正月辛亥詔以金鳳等三臺未入寺者施大興聖寺是月
殺定州刺史博陵王濟二月乙丑詔應宮刑者普免刑為官口又
詔禁網捕鷹鷂及畜養籠放之物癸酉大莫婁國遣使朝貢己丑
改東平王儼為琅邪王詔侍中叱列長文使於周是月殺太尉趙
郡王叡三月乙酉以司空徐顯秀為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為
司空是月行幸晉陽夏四月甲子詔以并州尚書省為大基聖寺
晉祠為大崇皇寺乙丑車駕至自晉陽秋七月己丑詔降罪人各
有差戊申詔使巡省河北諸州無雨處境內偏旱者優免租調冬
十月壬戌詔禁造酒十一月辛丑詔以太保斛律光為太傅大司
馬馮翊王潤為太保大將軍琅邪王儼為大司馬十二月庚午以

大基聖寺
大崇皇寺

開府儀同三司蘭陵王長恭為尚書令庚辰以中書監魏收為尚書右僕射

武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太師并州刺史東安王婁叡薨戊申詔兼散騎常侍裴獻之聘于陳二月癸亥以百濟王餘昌為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王如故己巳以太傅咸陽王斛律光為右丞相并州刺史右丞相安定王賀拔仁為錄尚書事冀州刺史任城王湝為太師景子降死罪己下囚閏月戊戌錄尚書事安定王賀拔仁薨三月辛酉以開府儀同三司徐之才為尚書左僕射夏六月乙酉以廣寧王孝珩為司空甲辰以皇子恒生故大赦內外百官普進二級九州職人普進四級己丑詔以開府儀同三司唐邕為尚書右僕射秋七月癸丑封孝昭皇帝子彥基為城陽王彥康為定陵王亥池為梁郡王甲寅以尚書令蘭陵王長

二月十日

恭為錄尚書事。中領軍和士開為尚書令。癸亥，靺鞨國遣使朝貢。癸酉，以華山王凝為太傅。八月辛卯，行幸晉陽。九月乙巳，立皇子恒為皇太子。冬十月辛巳，以司空廣寧王孝珩為司徒。以上洛王思宗為司空，封蕭莊為梁王。戊子，幽降并州死罪己下囚。己丑，復改威宗景烈皇帝謚號為顯祖。文宣皇帝十二月丁亥，車駕至自晉陽，詔左丞相斛律光出晉州道修城戍。二年春正月丁巳，詔兼散騎常侍劉環儁使於陳。戊寅，以百濟王餘昌為使持節都督東青州刺史。二月壬寅，以錄尚書事蘭陵王長恭為太尉，并省錄尚書事。趙彥深為司空，尚書令。和士開錄尚書事。左僕射徐之才為尚書令，右僕射唐邕為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為右僕射。夏四月壬午，以大司馬琅邪王儼為太保。甲午，陳遣使連和，謀伐周。朝議弗許。六月，段韶攻周汾州，虓之，獲刺史。

楊敷秋七月庚午太尉琅邪王儼矯詔殺錄尚書事和玉開於南
臺即日誅領軍大將軍庫狄伏連侍書御史王子宣等尚書左僕
射馮子琮賜死殿中八月己亥行幸晉陽九月辛亥以太師任城
王湝為太宰馮翊王潤為太師己未左丞相平原王段韶薨戊午
曲降并州界內死罪已下各有差庚午殺太保琅邪王儼壬申陳
人來聘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府己亥車駕至自晉陽十一月
庚戌詔侍中赫連子悅使於周景寅以徐州行臺廣寧王孝珩錄
尚書事庚午以錄尚書事廣寧王孝珩為司徒癸酉以右丞相斛
律光為左丞相

玄洲苑御覽
改聖壽堂御
又改修文殿御
臨見

玄洲苑御覽後改名聖壽堂御覽三月辛酉詔文武官五品已上
各舉一人是月周誅冢宰宇文護夏四月周人來聘秋七月戊辰
誅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及其弟幽州行臺荆山公豐樂八月庚
寅廢皇后斛律氏為庶人以太宰任城王湝為右丞相太師馮翊
王潤為太尉蘭陵王長恭為大司馬廣寧王孝珩為大將軍安德
王延宗為大司徒使領軍封輔相聘于周戊子拜右昭儀胡氏為
皇后己丑以司州牧北平王仁堅為尚書令特進許李良為左僕
射彭城王寶德為右僕射癸巳行幸晉陽是日聖壽堂御覽成敕
付史閣後改為修文殿御覽九月陳人來聘冬十月降死罪已下
囚甲午拜弘德夫人穆氏為左皇后大赦十二月辛丑廢皇后胡
氏為庶人是歲新羅百濟勿吉突厥竝遣使朝貢於周為建德元
年

狐媚之事
文林館

四年春正月戊寅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為錄尚書事庚辰詔
兼散騎常侍崔象使於陳是月鄴都并州並有狐媚多截人髮二
月乙巳拜左皇后穆氏為皇后景午置文林館乙卯以尚書令北
平王仁堅為錄尚書事丁巳行幸晉陽是月周人來聘三月辛未
盜入信州殺刺史和士休南兗州刺史鮮于世榮討平之庚辰車
駕至晉陽夏四月戊午以大司馬蘭陵王長恭為太保大將軍定
州刺史南陽王綽為大司馬大尉衛蓋薩大將軍司徒安
德王延宗為太尉司空武興王普為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宜陽王
趙彥深為司空癸丑祈皇祠壇壇之內忽有車軌之轍按驗傍
無人跡不知車所從來乙卯詔以為大慶班告天下己未周人來
聘五月景子詔史官更撰魏書癸巳以領軍穆提婆為尚書左僕
射以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為右僕射是月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

更撰魏書

長孫洪略等與陳將吳明徹戰於呂梁南大敗胡走以免洪略
戰沒遂陷秦涇二州明徹進陷和合二州是月殺太保蘭陵王長
恭六月明徹進軍圍壽陽壬子幸南苑從官賜死者六十人以錄
尚書事高阿那肱為司徒景辰詔開府王師羅使於周九月校獵
于鄴東冬十月陳將吳明徹陷壽陽辛丑殺侍中崔季舒張彫唐
散騎常侍劉逖封孝琰黃門侍郎裴澤郭遵癸卯行幸晉陽十二
月戊寅以司徒高阿那肱為右丞相是歲高麗靺鞨並遣使朝貢
突厥使求婚

五年春正月乙丑置左右娥英各一人二月乙未車駕至自晉陽
朔州行臺南安王思好反辛丑行幸晉陽尚書令唐邕等六破思
好投火死焚其屍并其妻李氏丁未車駕至自晉陽甲寅以尚書
令唐邕為錄尚書事夏五月大旱晉陽得死魃長一尺而頂各二

二月十日曜日
午和暖

目帝聞之。使刻木爲其形。以獻。庚午大赦。丁亥陳人寇淮北。秋八月癸卯。行幸晉陽。甲辰。以高勸爲尚書右僕射。是歲殺南陽王綽。六年春三月乙亥。車駕至。目晉陽。丁丑。烹妖賊鄭子饒於都市。是月周人來聘。夏四月庚子。以中書監楊休之爲尚書右僕射。癸卯。靺鞨遣使朝貢。秋七月甲戌。行幸晉陽。八月丁酉。冀定。趙幽。滄瀛六州大水。是月周師入洛川。屯芒山。攻逼洛城。縱火船焚浮橋。河橋絕。閏月己丑。遣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禦之。師次河陽。周師夜遯。庚辰。以司空趙彥深爲司徒。斛律阿列羅爲司空。辛巳。以軍國費用不足。稅關市舟車。山澤鹽鐵店肆。輕重各有差。開酒禁。七年春正月壬辰。詔去秋已來水潦人饑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及諸富戶。濟其性命。甲寅。大赦。乙卯。車駕至自晉陽。二月辛酉。括雜戶。女年二十已下。十四已上未嫁。悉集省。隱匿者家長處死刑。

二月景寅。風從西北起。發屋拔樹。五日乃止。夏六月戊申朔。日有蝕之。庚申。司徒趙彥深薨。秋七月丁丑。大雨霖。是月以水滂遣使巡撫流亡人戶。八月丁卯。行幸晉陽。雉集於御坐。獲之。有司不敢以聞。詔營邯鄲宮。冬十月景辰。帝大狩於祁連池。周師攻晉州。癸亥。帝還晉陽。甲子。出兵太集晉祠。庚午。帝發晉陽。癸酉。帝列陣而行。上雞栖原。與周齊王憲相對。至夜不戰。周師斂陣而退。十一月周武帝退還長安。留偏師守晉州。高阿那肱等圍晉州城。戊寅。帝至圍所。十二月戊申。武帝來救晉州。庚申。戰于城南。我軍大敗。帝棄軍先還。癸丑。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甲寅。大赦。帝謂朝臣曰。周師甚盛。若何。羣臣咸曰。天命未改。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百賦。安慰朝野。收拾遺兵。背城死戰。以存社稷。帝意猶豫。欲向北朔州。乃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等守晉陽。若晉陽不守。卽欲奔

突厥羣臣皆曰不可。帝不從其言。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封輔相。慕容鍾葵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師。乙卯詔募兵遣安德王延宗爲左廣寧王。孝珩爲右延宗。入見。帝告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帝密遣王康德與中人齊紹等送皇太后皇太子於北朔州。景辰帝幸城南軍。勞將士。其夜欲遜。諸將不從。丁巳大赦。改武平七年爲隆化元年。其日穆提婆降周。詔除安德王延宗爲相國。委以備禦。延宗流涕受命。帝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走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迴之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彭道。續至。得數十人同行。戊午延宗從衆議。卽皇帝位於晉陽。改隆化爲德昌元年。庚申帝入鄴。辛酉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大敗。爲周師所虜。帝遣募人重加官賞。雖有此言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奏請出宮人及珍寶。班賜將士。帝不

悅。斛律孝卿居中受委。帶甲以處分。請帝親勞。爲帝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帝旣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羣哈。將士莫不解體。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甲子皇太后從北道至。引文武一品已上。人朱華門。賜酒食。給紙筆。問以禦周之方。羣臣各異議。帝莫知所從。又引高元海。宋士素。盧思道。李德林等。欲議禪位皇太子。先是望氣者言。當有革易。於是依天統故事。授位幼主。

幼主名恒。帝之長子也。母曰穆皇后。武平元年六月。生於鄴。其年十月。立爲皇太子。隆化二年春正月乙亥。卽皇帝位。時八歲。改元爲承光元年。大赦。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帝爲太上皇帝。后爲太上皇后。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

勸太上皇帝往河外募兵。更爲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自鄴。先趨濟州。周師漸逼。癸未。幼主又自鄴東走。乙丑。周師至紫陌橋。癸巳。燒城西門。太上皇將百餘騎東走。乙亥。渡河入濟州。其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孝卿乃以之歸周。又爲任城王詔尊太上皇爲無上皇。幼主爲守國天王。留太皇太后濟州。遣高阿那肱留守。太上皇并皇后攜幼主走青州。韓長鸞、鄧顥等數十人從。太上皇既至青州。卽爲入陳之計。而高阿那肱召周軍約生致齊主。而屢使人告言。賊軍在遠。已令人燒斷橋路。太上所以停緩。周軍奄至青州。太上窘急。將遜於陳。置金囊於鞍後。與長鸞、淑妃等十數騎至青州南鄧村。爲周將尉遲綱所獲。送鄴。周武帝與抗賓主禮。并太后、幼主、諸王俱送長安。封帝溫國公。至建德七年。誣與

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及延宗等數十人。無少長。咸賜死。神武子孫所存者。一二而已。至大象末。楊休之、陳德信等。啟大丞相隋公。請收葬聽之。葬長安北源洪瀆川。帝幼而念善。及長。頗學綴文。置文林館。引諸文士焉。而言語澁訥。無志度。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視者。卽有忿責。其奏事。雖三公令錄。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旨。驚走而出。每災異寇盜水旱。亦不貶損。唯諸處設齋。以此爲修德。雅信巫覡。解禱無方。初琅邪王舉兵。人告者。誤云庫狄伏連反。帝曰。此必仁威也。又斛律光死後。諸武官舉高思好。堪大將軍。帝曰。思好喜反。皆如所言。遂自以策無遺算。乃益驕縱。盛爲無愁之曲。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數。人間謂之無愁天子。嘗出見羣屬。盡殺之。或剝人面皮而視之。任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長鸞等。宰制天下。陳德信、鄧

長顓何洪珍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非次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其所以亂政害人難以備載諸宮奴婢闖人商人胡戶雜戶歌舞人見鬼人濫得富貴者將萬數庶姓封王者數百不復可紀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諸貴寵祖禰追贈官歲一進位極乃止宮掖婢皆封郡君宮女寶衣玉食者五百餘人一裙直萬疋鏡臺直千金競爲變巧朝衣夕弊承武成之奢麗以爲帝王當然乃更增益宮苑造偃武修文臺其嬪嬙諸宮中起鏡殿寶殿瑤瑁殿丹青彫刻妙極當時又於丹陽起十二院壯麗逾於鄴下所愛不恒數毀而又復夜則以火照作寒則以湯爲泥百工困窮無時休息鑿晉陽西山爲大佛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內宮又爲胡昭儀起大慈寺未成改爲穆皇后大寶林寺窮極工巧運石填泉勞費億計人牛死者不可勝

紀御馬則籍以氈剝食物有十餘種將令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觀之狗則飼以梁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凌霄郡君高思好書所謂駁龍逍遙者也犬於馬上設褥以抱之鬪雞亦號開府犬馬雞鷹多食縣邑鷹之入養者稍割犬肉以飼之至數日乃死又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爲乞食兒又爲窮兒之市躬自交易寫築西鄙諸城黑衣爲羌兵鼓噪凌之親率內參臨拒或實彎弓射人自晉陽東巡單馬馳驚衣解髮散而歸又好不急之務曾一夜索蠲及旦得三升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徵夕辨當勢者因之貸一而責十焉賦斂自重徭役日繁人力旣殫帑藏空竭乃賜諸佞幸賣官或得郡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官亦多降中者故有敕用州主簿敕用郡功曹於是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大賈競爲貪縱

人不聊生。爰自鄴都及諸州郡。所在徵稅。百端俱起。凡此諸役。皆漸於武成。至帝而增廣焉。然未嘗有帷薄淫穢。唯此事頗優於武成。云初河清末。武成夢大蝟攻破鄴城。故索境內蝟膏。以絕之。識者以後主名聲。與蝟相協。亡齊徵也。又婦人皆剪剔。以着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爲之。被於四遠。天意若曰。元首剪落。危側當走西也。又爲刀子者。必皆狹細。名曰盡勢。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蓋高氏運祚之末也。然則亂亡之數。蓋有兆云。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筵弘長。文武之官。俱盡其力。有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庸豎。委以朝權。帷薄之間。淫侈過度。滅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變。傳位元子。名號雖殊。政猶已出。迹有虛飾。事非憲典。聰明臨下。何易可誣。又河南河間樂陵等諸王。或以時嫌。或以猜

忌。皆無罪而殞。非所謂知命任天道之義也。後主以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永言先訓。教匪義方。始自襁褓。至于傳位。隔以正人。閉其善道。養德所履。異乎春誦夏弦。過庭所聞。莫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宮。妳媪屬之以麗色。淫聲縱。鞞繼之娛。恣朋淫之好。語曰。從惡若崩。蓋言其易。武平在御。彌見淪胥。罕接朝士。不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凶族。內侍帷幄。外吐絲綸。威厲風霜。志迴天日。虐人害物。搏齒無厭。賣獄鬻官。溪壑難滿。重以名將。貽禍忠臣。顯戮始見。浸溺之萌。俄觀土崩之勢。周武因機。遂混區夏。悲夫。蓋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鄭文貞公魏徵。愍而論之曰。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基霸業。文襄以英明之略。伐叛柔遠。于時喪君有君。師出以律。河陰之役。摧宇文如反掌。渦陽之戰。掃侯景如拉枯。故能氣攝西隣。威加南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因累世之資。膺樂

推之會地居當壁遂遷魏鼎懷譎詭非常之才運屈奇不測之智
網羅俊乂明察臨下文武名臣盡其力用親戎出塞命將臨江定
單于於龍城納長君於梁國外內充實疆場無警胡騎息其南侵
秦人不敢東顧既而荒淫敗德罔念作狂爲善未能亡身餘殃足
以傳後得以壽終幸也胤嗣不永宜哉孝昭地逼身危逆取順守
外敷文教內蘊雄圖將以牢籠區域奄一函夏享齡不永勅用無
成若或天假之年足使秦吳肝食武成卽位雅道陵遲昭襄之風
灌焉已墜泊乎後主外內崩離衆潰於平陽身禽於青土天道深
遠或未易談吉凶由人抑可揚摧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苞
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
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衆寡校帑藏之虛實折衝千里之將帷幄
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劣無等級以寄言然其太行長城之固自

若也江淮汾晉之險不移也帑藏輸稅之賦未虧也士庶甲兵之
衆不缺也然而前王用之而有餘後王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
王之御時也沐雨櫛風拯其溺而救其焚信賞必罰安而利之既
與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王則不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已彫
墻峻宇酣酒嗜音鄙肆變於宮闈禽色荒於外內俾晝作夜罔水
行舟所欲必成所求必得既不軌物又暗於聽受忠信不聞萋斐
必入視人如草芥從惡如順流佞闖處當軸之權婢媪擅迴天之
力賣官鬻獄亂政淫刑剝削被於忠良祿位加於犬馬讒邪竝進
法令多聞持瓢者非止百人搖樹者不唯一手於是土崩瓦解衆
叛親離顧瞻周道咸有西歸之志方更盛其宮觀窮極荒淫謂黔
首之可誣指白日以自保馳倒戈之旅抗前歌之師五世崇基一
舉而滅豈非鑄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歟抑又聞之皇

天無親唯德是輔。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齊自河清之後，逮于武平之末，土木之功不息，嬪嬙之選無已，征稅盡，人力殫，物產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贍其欲，所謂火既熾矣，更負薪以足之，數既窮矣，又為惡以促之，欲求大厦不燔，延期過曆，不亦難乎。由此言之，齊氏之敗亡，蓋亦由人，匪唯天道也。

此卷亦與北史同

北齊書卷八 帝紀第八 終

齊川宅鳳閣
氏閣南東

北齊書卷九

列傳第一

神武妻后

文襄元后

文宣李后

孝昭元后

武成胡后

後主斛律后

胡后

穆后

神武明皇后，婁氏，諱昭君，贈司徒內干之女也。少明悟，強族多聘之，並不肯行。及見神武於城上執役，驚曰：此真吾夫也。乃使婢通

齊川宅鳳閣
氏閣南東

意又數致私財。使以聘已。父母不得已而許焉。神武既有澄清之志。傾產以結英豪。密謀秘策。后恒參預。及拜渤海王妃。聞闈之事。悉決焉。后高明嚴斷。雅遵儉約。往來外舍。侍從不過十人。性寬厚。不如忌。神武姬侍咸加恩待。神武嘗將西討。出師。后夜夢生一男。一女。左右以危急請追告。神武后弗聽。曰。王出統大兵。何得以我故。輕離軍幕。死生命也。來復何爲。神武聞之。嗟嘆良久。沙苑敗後。侯景屢言請精騎二萬。必能取之。神武悅。以告於后。后曰。若如其言。豈有還理。得獯失景。亦有何利。乃止。神武逼於茹茹。欲娶其女。而未決。后曰。國家大計。願不疑也。及茹茹公主至。后避正室。處之神武愧而拜謝焉。曰。彼將有覺。願絕勿顧。慈愛諸子。不異已出。躬自紡績。人賜一袍一袴。手縫戎服。以帥左右。弟昭以功名自達。其餘親屬未嘗爲請爵位。每言有材當用。義不以私亂公。文襄嗣位。

進爲太妃。文宣將受魏禪。后固執不許。帝所以中止。天保初。尊爲皇太后。宮曰宣訓。濟南卽位。尊爲太皇太后。尚書令楊愔等受遺詔輔政。疎忌諸王。太皇太后密與孝昭及諸大將定策。誅之。下令廢立。孝昭卽位。後爲皇太后。孝昭帝崩。太后又下詔立武成帝。大寧二年春。太后寢疾。衣忽自舉。用巫媪言。改姓氏。四月辛丑崩於北宮。時年六十二。五月甲申合葬義平陵。太后凡孕六男二女。皆感夢。孕文襄則夢一斷龍。孕文宣則夢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動目。勢狀驚人。孕孝昭則夢螭龍於地。孕武成則夢龍浴於海。孕魏二后。並夢月入懷。孕襄城博陵二王。夢鼠入衣下。后未崩。有童謠曰。九龍母死不作孝。及后崩。武成不改服。研袍如故。未幾登三臺。置酒作樂。帝女進白袍。帝怒。投諸臺下。和士開請止樂。帝大怒。置之帝於昆季。次實九。蓋其徵驗也。

文襄敬皇后元氏魏孝靜帝之姊也。孝武帝時封馮翊公主而歸。文襄容德兼美，曲盡和敬。初生河間王孝琬，時文襄為世子，三日而孝靜帝幸世子第，贈錦綵及布帛萬疋。世子辭，求通受諸貴禮，遺於是十屋皆滿。次生兩公主，文宣受禪，尊為文襄皇后，居靜德宮。及天保六年，文宣漸致昏狂，乃移居于高陽之宅，而取其府庫，曰：「吾兄昔姦我婦，我今須報，乃淫於后，其高氏女婦無親疎，皆使左右亂交之於前，以葛為組，令魏安德王騎上使人推引之，又命胡人苦辱之。」帝又自呈露以示羣下。武平中，后崩，柩葬義平陵。文宣皇后李氏，諱祖娥，趙郡李希宗女也。容德甚美，初為太原公夫人，及帝將建中宮，高隆之高德正言：「漢婦人不可為天下母，宜更擇美配。」楊愔固，兩依漢魏故事，不改元妃，而德正猶固請廢后，而立段昭儀，欲以結勲貴之援。帝竟不從，而立后焉。帝好捶楚嬪嬙。

御乃至有殺戮者，唯后獨蒙禮敬。天保十年，改為可賀敦皇后。孝昭即位，降居昭信宮，號昭信皇后。武成踐祚，逼后淫亂，云若不許，我當殺爾兒。后懼從之。後有娠，太原王紹德至閤，不得見，慍曰：「兒豈不知耶？姊姊腹大，故不見兒。」后聞之大慙，由是生女不舉。帝橫刀詬曰：「爾殺我女，我何不殺爾兒？」對后前築殺紹德，后大哭。帝愈怒，裸后亂撻之，號天不已。盛以絹囊，流血淋漓，投諸渠水。良久，乃蘇，犢車載送妙勝寺。后性愛佛法，因此為尼。齊亡入關，隋時得還趙郡。

孝昭皇后元氏，開府元蠻女也。初為常山王妃。天保末，賜姓步亡。孤孝昭即位，立為皇后。帝崩，梓宮之艱，始渡汾橋，武成聞后有奇藥，追索之，不得，使闖入，就車頻辱，降居順成宮。武成既殺樂陵王元被，閔隔不得與家相，知宮闈內，忽有飛語，帝令檢推，得后父兄。

書信元蠻由是坐免官。后以齊亡入周氏宮中。隋文帝作相放還山東。

武成皇后胡氏安定胡延之女。其母范陽盧道約女。初懷孕有胡僧詣門曰。此宅瓠盧中有月。既而生后。天保初。遷為長廣王妃。產後主日。鴉鳴于產帳上。武成崩。尊為皇太后。陸媼及和士開密謀殺趙郡王。獻出婁定遠。高文選為刺史。和陸諂事太后。無所不至。初武成時。后與諸閹人。繫狎武成。寵幸和士開。每與后握槊。因此與后姦通。自武成崩後。數出詣佛。又與沙門曇獻通。布金錢於獻。席下又挂寶裝胡牀。于獻屋壁。武成平生之所御也。乃置百僧於內殿。託以聽講。日夜與曇獻寢處。以獻為昭玄統。僧徒遙指太后以弄曇獻。乃至謂之為太上者。帝聞太后不謹。而未之信。後朝太后。見二少尼。悅而召之。乃男子也。於是曇獻事亦發。皆伏法并殺。

元山王三郡君皆太后之所昵也。帝自晉陽奉太后還鄴。至紫陌卒。遇大風。舍人魏僧伽。明風角奏言。即時當有暴逆事。帝詐云。鄴中有急。彎弓纏稍。馳入南城。令鄧長顓。幽太后北宮。仍有敕。內外諸親。一不得與太后相見。久之。帝復迎太后。太后初聞使者至。大驚。慮有不測。每太后設食。帝亦不敢嘗。周使元偉來聘。作述行賦。敘鄭莊公克段。而遷姜氏。文雖不工。當時深以為愧。齊亡入周。恣行姦穢。隋開皇中。殂。

後主皇后斛律氏。左丞相光之女也。初為皇太子妃。後主受禪。立為皇后。武平三年正月。生女。帝欲悅光。詐稱生男。為之大赦。光誅后廢。在別宮。後令為尼。齊滅。嫁為開府元仁妻。

後主皇后胡氏。隴東王長仁女也。胡太后失母儀之道。深以為愧。欲求悅後主。故飾后於宮中。令帝見之。帝果悅。立為弘德夫人。進

陸媼者

左昭儀大被寵愛斛律后廢陸媼欲以穆夫人代之太后不許祖
孝徵請立胡昭儀遂登為皇后陸媼既非勸立又意在穆夫人其
後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何物親姪女作如此語言太后問有何
言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以訓太
后大怒喚后出立剃其髮送令還家帝思之每致物以通意後與
斛律廢后俱召入內數日而鄴不守后亦改嫁
後主皇后穆氏名邪利本斛律后從婢也母名輕霄本穆子倫婢
也轉入侍中宋欽道家姦私而生后莫知氏族或云后即欽道女
子也小字黃花後字舍利欽道婦妒黥輕霄面為宋字欽道伏誅
黃花因此入宮有幸於後主宮內稱為舍利大監女侍中陸大姬
知其寵養以為女薦為弘德夫人武平元年六月生皇子恒于時
後主未有儲嗣陸陰結待以監撫之任不可無主時皇后斛律氏

詔
商胡

丞相光之女也慮其懷恨先令母養之立為皇太子陸以國姓之
重穆陸相對又奏賜姓穆氏胡庶人之廢也陸有助焉故遂立為
皇后大赦初有折衝將軍元正烈於鄴城東水中得璽以獻文曰
天皇后璽蓋石氏所作詔書頒告以為穆后之瑞焉武成時為胡
后造真珠裙袴所費不可稱計後主既立穆皇后復為
營之屬周武遭太后喪葬侍中薛孤康等為弔使又遣商胡齋
錦綵三萬疋與弔使同住欲市真珠為皇后造七寶車周人不與
交易然而竟造焉先是帝謠曰黃花勢欲落清觴滿盃酌言黃花
不久也後主自立穆后以後昏飲無度故云清觴滿盃酌陸息驛
提婆詔改姓為穆陸大姬皆以皇后故也后既以陸為母提婆為
家更不採輕霄輕霄自療面欲求見太后陸媼使禁掌之竟不得
見

西及古胡

宋更不稱... 罪惡如彼... 不入也... 交息然... 輪轉三萬... 曾之... 司豈真... 天皇司... 皇司大... 重懸對... 丞相... 東水中... 文曰... 丞相... 皇太子... 國故...

高祖

二月十二日也

北齊書卷十

列傳第二

高祖十一王

永安簡平王浚

平陽靖翼王淹

彭城景思王浟

上黨剛肅王浟

襄城景王瀉

任城王湣

高陽康穆王湜

博陵文簡王濟

華山王凝

舊唐書卷十

Blanked-out text area at the bottom of the left page.

凝 浩

馮翊王潤

漢陽王洽

漢陽敬懷王

神武皇帝十五男武明惠皇后生文襄皇帝文宣皇帝孝昭皇帝
 襄城景王洸武成皇帝博陵文簡王濟王氏生永安簡平王浚穆
 氏生平陽靖翼王淹大爾朱氏生彭城景思王浟華山王凝韓氏
 生上黨剛肅王浹小爾朱氏生任城王湝游氏生高陽康穆王湜
 鄭氏生馮翊王潤馬氏生漢陽敬懷王洽
 未安簡平王浚字定樂神武第二子也初神武納浚母當月而有
 孕及產浚疑非己類不甚愛之而浚早慧後更被寵年八歲時問
 於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為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浚曰有
 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及長嬉戲不節曾以屬
 請受納大見杖罰拘禁府獄既而見原後稍折節頗以讀書為務

識力解力也

元象中封永安郡公家養有氣力善騎射為文襄所愛文宣性雌
 儒每參文襄有時涕出浚常責帝左右何因不為一兒拭鼻由是見
 銜累遷中書監兼侍中出為青州刺史頗好畋獵聰明矜恕上下
 畏悅之保定初進爵為王文宣末年多酒浚謂親近曰二兄舊來
 不甚了了自登祚已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
 敵未滅吾甚以為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人有知密以
 白帝又見銜八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裎為樂雜以婦女又作狐
 掉尾戲浚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悅浚又於屏處召楊遵彥
 譏其不諫帝時不欲與大臣諸王交通遵彥懼以奏帝大怒曰小
 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浚尋還州又上書切諫詔令徵浚浚懼
 禍謝疾不至上怒馳驛收浚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盛以鐵籠與
 上黨王渙俱寘北城地牢下飲食澁穢共在一所明年帝親將左

上齊書

右臨穴歌謳令浚和之浚等惶怖且悲不覺聲戰帝為愴然因泣將赦之長廣王湛先與浚不睦進曰猛獸安可出穴帝默然浚等聞之呼長廣小字曰步落稽皇天見汝左右聞者莫不悲傷浚與渙皆有雄略為諸王所傾服帝恐為害乃自刺渙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槊每下浚渙輒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於是薪火亂投燒殺之填以石土後出皮髮皆盡屍色如炭天下為之痛心後帝以其妃陸氏配儀同劉郁捷舊帝蒼頭也以軍功見用時令郁捷害浚故以配焉後數日帝以陸氏先無寵於浚敕與離絕乾明元年贈太尉無子詔以彭城王浚第二子准嗣

平陽靖翼王淹字子邃神武第四子也元象中封平陽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天保初進爵為王歷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太尉皇建初為太傅與彭城河間王並給仗身羽林百人太寧元

年遷太宰性沉謹以寬厚稱河清三年薨於晉陽或云醜終還葬鄴贈黃鉞太宰錄尚書事子德素嗣

彭城景思王浚字子深神武第五子也元象二年拜通直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士韓毅教浚書見浚筆迹未工戲浚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為長侍開國今日後宜更用心浚正色答曰皆甘羅幼為秦相未聞能書凡人唯論才具何如豈必動誇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為不作三公時年蓋八歲矣毅甚慙武定六年出為滄州刺史為政嚴察部內肅然守令叅佐下及胥吏行遊往來皆自賣糧食浚纖介知人間事有濕浚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雞羹浚察知之守令畢集浚對眾曰食雞羹何不還價直也達即伏罪合境號為神明又有一人從幽州來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為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日告州浚乃令左右及

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轉都督定
州刺史時有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
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擒姦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洩乃詐為上
府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歎服又有老母
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洩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為字明日市
中看菜葉有字獲賊爾後境內無盜政化為當時第一天保初封
彭城王四年徵為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公數百人相率具饌
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已來始逢今
化殿下唯飲此鄉水未食此鄉食聊獻蔬薄洩重其意為食一口
七年轉司州牧選從事皆取文才士明剖斷者當時稱為美選州
舊案五百餘洩未替悉斷盡別駕羊脩等恐犯權戚乃詣閤諮陳
洩使告曰吾直道而行何懼權戚卿等當成人之美反以權戚為

言脩等慙慄而退後加特進加兼司空太尉州牧如故太妃薨解
任尋詔復本官俄拜司空兼尚書令濟南嗣位除開府儀同三司
尚書令領大宗正卿皇建初拜大司馬兼尚書令轉太保武成人
承大業遷太師兼尚書洩明欽世務果於斷決事無大小咸悉以
情趙郡李公純預高歸彥之逆其母崔氏即御史中丞崔昂從父
子兼右僕射魏收之內妹也依今年出六十例免入官崔增年陳
訴所司以昂收故崔遂獲免洩擿發其事昂等以罪除名自車駕
巡幸洩嘗留鄴河清三年二月羣盜田于禮等數十人謀劫洩為
主詐稱使者徑向洩第至內室稱敕牽洩上馬臨以白刃欲引向
南殿洩大呼不從遂遇害時年三十二朝野痛惜焉初洩未被劫
前其妻鄭氏夢人斬洩頭持去惡之數日而洩見殺贈假黃鉞太
師太尉錄尚書事給輅車子寶德嗣位開府兼尚書左僕射

黑衣字之赤字
黑獺用太祖也

上黨剛肅王渙字敬壽神武第七子也。天姿雄傑，倣儻不羣。雖在
童幼，恒以將略自許。神武壯而愛之，曰：「此兒似我及長，力能扛鼎，
材武絕倫，每謂左右曰：『人不可無學，但要為博士耳。』故讀書頗
知梗槩，而不甚耽習。元象中，封平原郡公。文襄之遇賊，渙年尚幼，
在西學，聞宮中譖，驚曰：『大兄必遭難矣。』彎弓而出。武定末，除冀州
刺史。在州有美政。天保初，封上黨王。歷中書令、尚書左僕射，與常
山王演等築伐惡諸城，遂聚鄴下，輕薄凌犯郡縣。為法司所糾，文
宣戮其左右數人。渙亦被譖。六年，率眾送梁王蕭明還江南，仍破
東關，斬梁特進裴之橫等，威名甚盛。八年，錄尚書事。初，術士言亡
高者黑，衣由是。自神武後，每出行不欲見沙門，為黑，衣故也。是時
文宣幸晉陽，以所忌問左右曰：『何物是黑？』莫過漆。帝以渙第七子
為當之，乃使庫真都督破六韓伯昇之。鄴徵渙，渙至紫陌橋，殺伯

昇以逃，憑河而度。土人執以送，帝鐵籠盛之，與末安王浚同置地
牢下。歲餘，與浚同見殺。時年二十六。以其妃李氏配馮文洛。是帝
家舊奴，積勞位至刺史。帝令文洛等殺渙，故以其妻妻焉。至乾明
元年，收二王餘骨葬之。贈司空，謚曰剛肅。有敕李氏還第，而文洛
尚以故意修飭。詣李，李盛列左右，引文洛立于階下。數之曰：『遭難
流離，以至大辱，志操寡薄，不能自盡，幸蒙恩詔，得反藩闈。汝是誰
家執奴，猶欲見侮？於是杖之一百，流血洒地。渙無嫡子，庶長子寶
嚴以河清二年襲爵，位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襄城景王洸，神武第八子也。容貌甚美，弱年有器望。元象中，封章
武郡公。天保初，封襄城郡王。二年春薨。齊氏諸王，選國臣府佐，多
取富商羣小，鷹犬少年，唯襄城、廣寧、蘭陵王等，頗引文藝清識之
士。當時以此稱之。乾明元年二月，贈假黃鉞、太師、太尉、錄尚書事。

無子。詔以常山王演第二子亮嗣。亮字彥道，性恭孝，美風儀，好文。學爲徐州刺史，坐奪商人財物，免官。後主敗奔鄴，亮從焉。遷兼太尉、太傅，周師入鄴，亮於啓夏門拒守，諸軍皆不戰而敗。周軍於諸城門皆入，亮軍方退走，亮入太廟行馬，內慟哭拜辭，然後爲周軍所執，入關，依例受儀，同分配遠邊，卒於龍州。

任城王湝，神武第十子也。少明慧，天保初，封自孝昭。武成時，車駕還鄴，嘗令湝鎮晉陽，忽并省事，歷司徒、太尉，并省錄尚書事。天統三年，拜太保，并州刺史，別封平正郡公。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人換其新靴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湝召城外諸嫗以靴示之，給曰：有乘馬人在路被賊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之。時稱明察。武平初，遷太師，司州牧，出爲冀州刺史，加大宰，遷右丞相、都督。

州刺史。湝頗牧大藩，雖不潔已，然寬恕爲吏人所懷。五年，青州崔蔚波等夜襲州城，湝部分倉卒之際，咸得齊整，擊賊大破之。拜左丞相，轉瀛州刺史。及後主奔鄴，加湝大丞相。及安德王稱尊號於晉陽，使劉子昂修啓於湝，至尊出奔，宗廟既重，羣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叔父。湝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子昂送鄴。帝至濟州，禪位於湝，啓竟不達。湝與廣寧王孝珩於冀州召募得四萬餘人，拒周軍。周齊王憲來伐，先遣送書并赦詔。湝並沉諸井，戰敗。湝、孝珩俱被擒，憲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歸其妻子。將至鄴城，湝上馬大哭，自投於地，流血滿面。至長安，尋與後主同死。妃盧氏賜斛斯徽蓬首垢面，長齋不言笑，徵放之，乃爲尼。隋開皇三年，表請文帝葬湝及五子於長安北原。

高陽康穆王湜神武第十一子也天保元年封十年稍遷尚書令以滑稽便辟有寵於文宣帝左右行杖以撻諸王太后深銜之其妃父護軍長史張晏之嘗要道拜湜不禮焉帝問其故對曰無官職漢何須禮帝於是擢拜晏之為徐州刺史文宣崩兼司徒導引梓宮吹笛云至尊頗知臣不又擊胡鼓為樂太后杖湜百餘未幾薨太后哭之哀曰我恐其不成就與杖何期帶劍死也乾明初賜假黃鉞太師司徒錄尚書事子士義襲爵博陵文簡王濟神武第十二子也天保元年封濟嘗從文宣巡幸在路忽憶太后遂逃歸帝怒臨以白刃因此驚慌歷位太尉河清初出為定州刺史天統五年在州語人云計汝第亦應到我後主聞之陰使人殺之贈假黃鉞太尉錄尚書事子智襲爵

華山王凝神武第十三子也天保元年封新平郡王九年改封安

十五年封華山歷位中書令齊州刺史就加太傅薨於州贈左丞相太師錄尚書凝諸王中最為孱弱妃王氏太子洗馬王洽女也與蒼頭姦凝知而不能限禁後事發王氏賜死詔杖凝一百其愚如此

千里駒

馮翊王潤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也幼時神武稱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天保初封歷位東北道大行臺右僕射都督定州刺史潤美姿儀年十四五母鄭妃與之同寢有穢雜之聲及長廉慎方雅習於吏職至擿發隱偽姦吏無所匿其情開府王迴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竊官田受納賄賂潤按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使登魏文舊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成使元文遙就州宣敕曰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為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遠望人之常情鼠輩欲相輕間構曲生眉目於是迴洛決鞭二百獨孤枝決杖

一百尋為尚書令。領太子少師。歷司徒、太尉、大司馬、司州牧、太保、河南道行臺、領錄尚書、別封文成郡公、太師、太宰。復為定州刺史。薨。贈假黃鉞、左丞相、子茂德嗣。
漢陽敬懷王洽，字敬延，神武第十五子也。天保元年封。五年薨。年十三。乾明元年，贈太保、司空。無子，以任城王第二子建德為後。

此卷與北史同

北齊書卷十

列傳第二終

魏川世鳳圖
氏書同

(B) 4冊
200

